

金

史

冊
大



金史卷九十九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脱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七

徒單鑑 賈鉉 孫鐸 孫卽康 李革

徒單鑑本名按出上京路速速保子猛安人父烏輦北京副留守鑑穎悟絕倫
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詔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
溫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復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選諸路
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鑑在選中最精詣
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樞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人舉進
士下尚書省議奏曰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止對策
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在都設國子學諸路設府學並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
子弟願學者聽歲久學者當自衆卽同漢人進士三年一試從之九年八月詔
策女直進士間以求賢爲治之道侍御史完顏蒲涅太常博士李晏應奉翰林

文字阿不罕德甫移刺傑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奚蹕考試鑑等二十七人及第
鑑授兩官餘授一官上三人爲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詔
譯諸經著作佐郎溫迪罕締達編修官宗璧尙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楊克
忠譯解翰林修撰移刺傑應奉翰林文字移刺履講究其義鑑自中都路教授
選爲國子助教左丞相紇石烈良弼嘗到學中與鑑談論深加禮敬丁母憂起
復國史院編修官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徒單鑑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
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任處之又曰鑑容止溫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
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悅曰不設此
科安得此人章宗卽位遷左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爲御史中丞無
何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鑑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則侈心無極今承平日久
當慎行此道以爲經久之治章宗銳意于治平鑑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虞之
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旣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也
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旣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

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贊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進尙書右丞修史如故三年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先是鄭王永蹈判定武軍鎬王永中判平陽府相繼得罪連引者衆上疑其有黨或命節度定武繼又知平陽焉改西京留守承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五年上問宰臣徒單鎰與崇浩孰優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皆才能之士鎰似優者鎰有執守崇浩多數耳上曰何謂多數萬公曰崇浩微似趨合上曰卿言是也頃之鎰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淑妃李氏擅寵兄弟恣橫朝臣往往出入其門是時烈風昏曠連日詔問變異之由鎰上疏略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縉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

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祿荐臻矣因論爲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爲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鑑言皆切時弊上雖納其說而不能行上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鑑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沉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鑑蓋以元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陝西撫使僕散揆行省河南陝西元帥府雖受

揆節制實顓方面上思用謀臣制之由是升宣撫使一品鑑改知京兆府事充
宣撫使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將帥雖武悍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猾亦資
算勝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故有此寄宜以長策御敵勵兵撫民稱
朕意焉鑑言初置急遞鋪本爲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上深然之始置提
控急遞鋪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陽置者達于京兆京兆至鳳翔置者達于臨洮
自真定至彰德置者達于南京自南京分至歸德置者達于泗州壽州分至許
州置者達于鄧州自中都至滄州置者達于益都府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
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十月詔鑑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
勢鑑遣行軍都統斡勒葉祿瓦副統把回海完顏摶刺以步騎五千出商州十
一月葉祿瓦拔鶻嶺關摶刺別將攻被燕子關新道口回海取小湖關敖倉至
營口鎮破宋兵千餘人追至上津縣斬首八百餘級遂取上津縣葉祿瓦破宋
兵二千于平溪將趨金州宋王柟以書乞和詔鑑召葉祿瓦軍退守鶻嶺關入
年正月宋安丙遣景統領由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襲鶻嶺關回海摶刺擊走

之斬景統領于陣是歲罷兵鎰遷特進賜賚有差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加儀同三司封濮國公改東京留守過關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卿爲相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之遷開府儀同三司佩金符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獨吉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鎰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中都朝廷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士失平章政事移刺參知政事梁瑩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尤虎高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樂爲用至寧元年尚書左丞完顏綱將行省于縉山鎰謂綱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

益兵爲便綱不聽且行鎰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卽行省之功也亦不聽綱至
縉山遂敗績焉頃之鎰墜馬傷足在告聞胡沙虎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
省府相幕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于閨巷鎰乃還第胡沙虎
意不可測方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翼王章宗
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而去乃迎
宣宗于彰德胡沙虎旣殺徒單南平欲執其弟知真定府事銘鎰說之曰車駕
道出真定鎬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搖徒單銘有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
牌奉迎車駕銘必感元帥之恩胡沙虎從之至寧貞祐之際轉敗爲功惟鎰是
賴焉宣宗卽位進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授中都路迭魯都世襲猛安蒲魯吉
必刺謀克鎰尙有足疾詔侍朝無拜明年鎰建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
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按察司撫集不可罷遂止宣宗將幸南京鎰曰鑾輶一
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
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薨

詔贈從優厚鑑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歎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純厚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進士調濰州軍事判官單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爲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入爲刑部主事遷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改右司諫上疏論邊戍利害上嘉納之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党懷英同刊修遼史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復上書論山東採茶事其大概以爲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揀茶樹執誣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承安四年遷禮部尚書諫議如故是時有詔凡奉勅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聞奏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於限期

姑務苟簡反害事體況簿書自有常程御史臺治其稽緩如事有應密三月未絕者令具次第以聞下尚書省議如省部可卽定奪者須三月擬奏如取會案牘卒難補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一月結絕違者准稽緩制書罪之上議置相欲用鉉宰臣薦孫卽康張萬公曰卽康及第在鉉前上曰用相安問榜次朕意以爲賈鉉才可用也然竟用卽康焉泰和二年興陵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禮以問鉉鉉對曰故宋嘗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改刑部尚書泰和三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勅賜神針先生等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摹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款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僞造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僞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旣非八寶文論以僞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泰和六年御試鉉爲監試官上曰丞相崇浩嘗言試題頗易由是進士例不讀書朕令以日合天統爲賦題鉉曰題則佳矣恐非所

以牢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難題窘舉人固不可欲使自今積致學業而已
遂用之久之鉉與審官院掌書大中漏言除授事上謂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
卿久參機務補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爲安武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貞
祐元年薨

孫鐸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歷亭縣鐸性敏好學遼陽王遵古一見器之
期以公輔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海州軍事判官衛縣丞補尚書省令史章
宗爲右丞相語人曰治官事如孫鐸必無錯失初卽位問鐸安在有司奏爲右
都管使宋及還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凡上訴者皆因尙書省斷不得直若
上訴者復送省則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斷之上以爲然詔登聞檢院凡上訴者
每朝日奏十事詔刊定舊律鐸先奏名例一篇承安元年遷左諫議大夫改河
東南路轉運使召爲中都路都轉運使初置講議錢穀官十人鐸爲選首承安
四年遷戶部尙書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輒或旣改而復行更
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必行無恤小民

之言國子司業紇石烈善才亦言頒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守上然之泰和
二年十二月上召鐸戶部侍郎張復亨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
不用詰難久之復亨議訛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三
年御史中丞孫卽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
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唯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
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復爲中都轉運使泰和七年拜參知
政事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監察御史王宇吏部
主事曹元戶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溫雄州都軍馬
師周吏部員外郎徒單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括直思白坐私議朝
政下獄尙書省奏其罪鐸進曰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上悟乃
薄其罪鐸上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諸窠名錢須要全收交鈔秋夏
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貰例農民知之迤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
無益徒擾之耳乞罷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覽奏

卽詔有司曰可速行之大安初議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衛紹王不察卽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旣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尚書左丞兼修國史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濬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徙絳陽軍宣宗卽位召赴闕以兵道阻宣宗遷汴鐸上謁于宜村除太子太師有疾累遣使候問貞祐三年致仕是歲薨

孫卽康字安伯其先滄州人石晉之末遼徙河北燕薊八代祖延應在徙中占籍析津寶大興仕至涿州刺史延應玄孫克構遼檢校太傅啓聖軍節度使卽康克構曾孫中大定十年進士第章宗爲右丞相是時卽康爲尚書省令史由是識其人章宗卽位累遷戶部員外郎講究鹽法利害語在食貨志除耀州刺史入爲吏部左司郎中上謂宰臣曰孫卽康向爲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比也宰臣因曰卽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問年幾何矣對曰五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守貞對曰卽康才過之上曰視萬公爲通耳由是遷御史中丞初張汝弼妻高陀幹不道伏誅汝弼鎬王永中舅也

上由是頗疑永中永中府傳尉奏永中第四子阿离合遼語涉不軌詔同簽大
睦親府事臺與卽康鞠之第二子神土門嘗撰詞曲頗輕肆遂以語涉不遜就
逮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雲言我得天下以爾爲妃子爲大王臺卽康
還奏詔禮部尚書張暉覆訊永中父子皆死時論冤之頃之遷泰寧軍節度使
改知延安府事承安五年上問宰相今漢官誰可用者司空襄舉卽康上曰不
輕薄否襄曰可再用爲中丞觀之上乃復召卽康爲御史中丞泰和三年除參
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猶以爲小盜竊發不足恤卽
康與左丞僕散端參政獨吉思忠以爲必當用兵上以爲然上問卽康參知政
事賈鉉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成字者旣非同音便不當缺點畫睿宗廟
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充字合缺點
畫如統傍之充似不合缺卽康奏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菑字泯
字作泯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從世世宗廟諱
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形止書斜畫沈字銚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各從本傳

從之自此不勝曲避矣進左丞宋人請和進官一階舊制尚書省令史考滿優調次任回降崔建昌已優調興平軍節度副使未回降卽除大理司直詔知除郭邦傑李蹊杖七十勒停左司員外郎高庭玉決四十解職卽康待罪有詔勿問章宗崩衛紹王卽位卽康進拜平章政事封崇國公大安三年致仕是歲薨遣使致祭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父餘慶三至廷試不遂因棄去革穎悟讀書一再誦輒記不忘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真定主簿察廉遷韓城令同知州事納富商賂以歲課軍須配屬縣革獨不聽提刑司以爲能遷河北東路轉運都勾判官太原推官丁母憂起復遷大興縣令中都左警巡使南京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昭義軍節度事丁父憂起復簽南京按察事泰和六年伐宋尚書省奏軍興隨路官差占者別注闕者選補老不任職者替罷及司縣各存留強幹正官一員革與簽陝西高霖簽山東孟子元俱被詔體訪三路官員能否籍存留正官行省行部元帥府差占員數及事故闕員老不任職赴闕奏事改刑部員外郎調

觀州刺史兼提舉漕運陝西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徒單南平貴倖
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之貞祐三年遷戶部侍郎宣宗遷汴
行河北西路六部事遷知開封府事河南勸農使戶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參
議官四年拜參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合附會實啓倖門乞
凡斷例勅條持旨奏斷不爲永格者不許引用皆以律爲正詔從之是歲大元
兵破潼關革自以執政失備禦之策上表請罪不許罷爲絳陽軍節度使興定
元年胥鼎自平陽移鎮陝西革以知平陽府事權參知政事代鼎爲河東行省
是時興兵伐宋革上書曰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敵宋雖造釁止可自備
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太原兵後闕食革移粟七萬
石以濟之二年宣差粘割梭失至河東於是晚禾未熟牒行省耕毀清野革奏
今歲雨澤及時秋成可待如令耕毀民將不堪詔從革奏十月平陽被圍城中
軍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隰霍三州不時至裨將李懷德
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

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鎰拱挹一語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賈鉉孫
鐸皆舊臣鉉久致仕鐸忤旨衛王皆不復見用徒單鎰亦外官惟孫卽康詭隨
乃驟至宰相古所謂斗筲之人卽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有旨
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爲相之風焉

金史卷一百

元中書右僉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等三十八

孟鑄

完顏伯嘉

尤虎筠壽

張煒

高竑

李復亨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御史臺奏薦戶部員外郎李獻可完顏

掃合太府丞徒單繹宮籍監丞張庸右警巡使袞禮部主事蒲察振壽戶部主

事郭蛻應奉翰林文字移刺益中都鹽鐵判官趙暉尚書省令史劉昂及鑄十

一人皆剛正可用詔除獻可右司諫掃合磁州刺史繹祕書丞庸中都右警巡

使袞彰國軍節度副使振壽治書侍御史蛻同知定武軍節度使事益翰林修

撰暉都水丞昇戶部主事鑄刑部主事累遷中都路按察副使南京副留守河

平軍節度使泰和四年入爲御史中丞召見於香閣上謂鑄曰朕自知卿非因

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於巨室重事則畏徇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是歲自春至夏諸郡少雨鑄奏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漑上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無何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過惡其文略曰京師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廷恩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己俸無故破魏廷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聚妓戲嬉毆詈同僚擅令住職失師帥之體乞行黜退以厭人望上以執中東宮舊人頗右之謂鑄曰執中麤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上悟詔尚書省問之泰和五年唐鄧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敗盟六年正月宋賀正旦使陳克俊等朝辭上使鑄就館諭克俊以國家涵容之意果不詳此旨恐兵未可息也使以上言達宋主章宗本無意用兵故再三諭之鑄論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覆察權削望輕下尚書省議參知政事賈鉉奏乞差監察時卽別遣官偕往更

不覆察諸疑獄並令按察司從正與決庶幾可慰人望從之永豐庫官不守宿因而被盜上召登聞鼓院官欲有所問皆不在上諭鑄曰此輩慢法如此御史臺所職何事也復諭御史大夫宗肅及鑄曰朕聞唐宰相宿省中卿等所知也臺官六部官其餘司局亦嘗宿直令尚書省左右司官宿直餘亦當准此八年除絳陽軍節度使至寧元年復爲御史中丞紇石烈執中作亂召鑄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俱至大興府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各以正言答之執中乃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旣而執中死鑄亦尋卒

卷一百一十一
宋史列傳
宗端修字平叔汝州人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凡太祖諸子皆加山爲崇改宗氏爲姬氏端脩好學喜名節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第明昌間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年監察御史孫椿年武簡職事不脩舉詔以端脩及范鐸代之是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脩上書乞遠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端脩小人爲誰其以姓名對端脩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

臺官直進奏帖准上書不以實削一官暮年後敘章宗知端脩不爲衆所容釋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遷大理丞召見於香閣上謂端脩曰汝前爲御史以幹能見用汝言多細碎不究其實嘗令問汝亦不汝罪及爲大理司直乃能稱職用是擢汝爲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位宰執所見何如汝其志之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陳言下大理寺議端脩謂執中言事涉私治罪詔以端脩別出情見不當與司直溫敦按帶各削一官解職久之爲節度副使卒官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不復更娶獨居二十年士論高之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爲政端脩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盡於此矣

完顏闔山蓋州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調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授都轉運都勾判官改河東南路轉運都勾判官南京警巡使丁母憂起復南京按察判官累遷沁南軍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充行省參議官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年冬詔陝西行省伐宋闔山權元帥右

都監參議諸軍事宋兵千餘人伏吳寨谷閭山率騎兵掩擊敗之追襲十五里殺三百餘獲牛羊以千計改知平涼府敗宋人于步落塢遷官一階三年召爲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聚斂苛刻以應詔閭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三年朝廷以晉安行元帥府陀滿胡土門暴刻以閭山代之是歲十月卒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也明昌三年爲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盧溝河決鐸請自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舊堤縱使分流以殺減水勢詔工部尚書胥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將幸景明宮是歲民饑不可行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闕許安仁繼之賜對御閣詔尚書省曰朕不禁暑熱欲往山後今臺諫言民間多闕食朕初不盡知旣已知之其忍自奉以重困民哉乃罷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每論政事守正不移與同列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臺諫因而擠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其言大切召對于崇政殿旣而章宗以鐸書語大臣於是尚書右丞烏林答愿參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

奏路鐸以梁冀比右丞相所言狂妄不稱諫職右丞相夾谷清臣也上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爲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耳頃之守貞入爲平章政事五年復與禮部尚書張暉御史中丞董師中右諫議大夫賈守謙翰林脩撰完顏撒刺諫幸景明宮語多激切章宗不能堪遣近侍局直長李仁愿召凡諫北幸者詣尚書省詔曰卿等諫北幸甚善但其間頗失君臣之體耳是歲郝忠愈獄起事密諫官不能察其詳議者頗謂事涉鎬王永中思有以寬解上意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封事鐸繼之尤切直上優容之謂鐸曰汝言諸王皆有覬心游其門者不無橫議是何言也但朕不罪諫官耳頃之尚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短耳朕嘗詰責而氣不沮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上曰凡事由朕宰相安得權重既而復奏曰乞陛下勿泄此言泄則臣蠹粉矣上曰宰相安能蠹粉人至是章宗並以此言告宰相雖留再任宰相愈銜之改右補闕自完顏守貞再入相以政事爲己任胥持國方幸尤忌守貞并忌鐸輩鐸輩雖嘗爲守貞論辨而不相附鐸論邊

防守貞以爲掇拾唐人餘論皆不行及守貞持鑄王永中事久不決鐸等亦上言切諫並指以爲黨上乃出守貞知濟南府凡曾薦守貞者皆黜降謂宰臣曰董師中謂臺省無守貞不可治路鐸李敬義皆稱舉之者然三人者後俱可用今姑出之上復曰路鐸敢言甚有時名一旦外補人將謂朕不能容直臣可選敢言及才識處鐸右者參知政事馬琪奏曰鐸雖知無不言然亦多不當理上曰諫官非但取敢言亦須間有出朕意表者乃有裨益耳於是吏部尚書董師中出爲陝西西路轉運使鐸爲南京留守判官戶部郎中李敬義方使高麗還卽出爲安化軍節度副使詔曰卿等昨來交薦守貞公正可用今坐所舉失實耳承安二年召爲翰林修撰同看讀陳言文字上召禮部尚書張暉大理卿麻安上及鐸問趙晏所言十事因問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奏師中附胥持國以進趙樞張復亨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嘉貞復趨走襄之門持國不可復用若再相必亂綱紀上曰朕豈復相此人但遷官二階使致仕何爲不可持國黨聞之怒愈甚改監察御史參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鐸劾奏伯通以公器

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知除武郁承望風旨不詳檢起復條例涉妄冒大夫張
暉抑之不行上命同知大興府事賈鉉詰問張暉伯通待罪于家賈鉉奏近詔
書詰問御史大夫張暉暉言路鐸嘗稟會楊伯通私用鄉人李浩暉以爲彈絀
大臣須有阿曲實迹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令再體察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
議奏稟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責鐸言事輕率慰諭伯通治事如故頃之
遷侍御史主奏事監察御史姬端脩以言事下吏使御史臺令史郭公仲達意
于大夫張暉及鐸暉與鐸奏事殿上上問姬端脩彈事嘗申臺官否對曰嘗來
面議端脩款伏乃云祇曾與侍御私議大夫不知也既而端脩杖七十收贖公
仲杖七十替罷暉鐸坐奏事不實暉追一官鐸兩官皆解職頃之起爲泰定軍
節度副使上謂宰臣曰凡言事者議及朕躬亦無妨語涉宰相間有憎嫌何以
得進詔左司計鐸資考至正五品卽除東平府治中未幾景州闕刺史尚書省
已奏郭岐爲之詔特改鐸爲景州刺史仍勿送審官院鐸述十二訓以教民詔
曰路鐸十二訓皆勸人爲善遍諭州郡使知之遷陝西路按察副使坐以糾彈

之官與京兆府治中蒲察張鐵總管判官辛孝儉推官愛刺宴飲奪一官解職
泰和六年召爲翰林侍制兼知登聞鼓院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
水死鐸剛正歷官臺諫有直臣之風爲文尚奇詩篇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
云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訛魯古必刺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中都左警巡
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鈞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
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改寶坻丞補尚書
省令史除太學助教監察御史劾奏平章政事僕散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
伯嘉曰職分如此遷平涼治中累官莒州刺史讞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爲盜得
錢二千經月不使一錢云何此必官兵捕他盜不獲誣以準罪耳詰之果然詔
與按察官俱推排物力召見于香閣大安中三遷同知西京留守權本路安撫
使貞祐初遷順義軍節度使居父母喪卒哭起復震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
提控太和嶺諸隘副統李鵬飛誣殺彰國軍節度使牙改詔伯嘉治之貞祐四

年三月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近者靖大忠完顏毛吉打以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勅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仍賜琢姓夾谷氏琢請曰前代皆賜國姓不繫他族如蒙更賜榮莫大焉詔更賜完顏氏是月伯嘉遷元帥左監軍知太原府事河東北路宣撫使以同知太原府幹勒合打爲彰國軍節度使宣撫副使六月幹勒合打奏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恃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爲侵掠遙授太原治中權堅州刺史完顏斜烈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悅遣臣護送糧運于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臣復爲言伯嘉怒臣榜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效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反爲所誣無以自明上問宰臣奏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勅諭和解詔曰太原兵衝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何賴焉卿等同心戮力

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大計也七月伯嘉改知歸德府事合打改武寧軍
節度使御史臺奏宣撫副使合打訴元帥伯嘉以私忿加筆楚令本臺廉問既
得其事遂不復窮治若合打奏實伯嘉安得無罪伯嘉無罪合打合坐欺罔乞
審正是非明示黜陟宣宗曰今正防秋且已初河東行省胥鼎奏完顏伯嘉屢
言同知西京留守兼臺州刺史完顏琢可倚之以復山西朝廷遷官賜姓令屯
代北扼太和嶺今聞諸隘悉無琢兵蓋琢挈太原之衆保五臺剽掠耳如尙以
伯嘉之言爲可信乞遣琢出太原或徙之內地分處其衆以備不測之變宰臣
奏已遺官體究琢軍且令太原元帥府烏古論德升召琢使之矣當以此意報
鼎無何德升奏琢兵數萬分屯代州諸險拒戰甚力其衆烏合非琢不可制胥
鼎復奏宣差提控古里甲石倫言琢方招降人謀復山西盤桓于忻代定襄間
恣爲侵擾無復行意發掘民粟戕殺無辜雖曰不煩官廩博易爲名實則攘劫
欺國害民無如琢者石倫之言如此臣已令帥府禁止之矣宰臣奏所遣官自
忻代來云不見劫掠之迹惟如德升言便從之伯嘉至歸德上言乞雜犯死罪

以下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爲常法遂寢俄改簽樞密院事未閱月改知河南府事是時甫經兵後乏兵食伯嘉令輸橐粟菜根足之皆以爲便興定元年知河中府充宣差都提控未幾召爲吏部尚書二年改御史中丞初貞祐四年十月詔以兵部尚書簽樞密院事蒲察阿里不孫爲右副元帥備御潼關陝州次沔池土濠村兵不戰而潰阿里不孫逸去亡所佩虎符變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州刺史合喜男婦紇石烈氏及僕婢三人僦民舍居止合喜母徒單氏聞之捕執紇石烈斷其髮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孫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藥師劾奏乞就誅紇石烈及僕婢當得所在其妻子見在京師亦無容不知請窮治有司方繫其家人特命釋之詔曰阿里不孫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効尚書省奏阿里不孫幸特赦死當詣闕自陳乃令其子上書猶懷顧望伯嘉劾之曰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釤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

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鑽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
爲此醜行聖恩寬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略無忌憚
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爲臣之不忠者宣宗
曰中丞言是業已赦之矣阿里不孫乃除名五月充宣差河南提控捕蝗許決
四品以下宣宗憂旱伯嘉奏曰日者君之象陽之精旱燠乃人君自用亢極之
象宰執以爲冤獄所致夫燮和陰陽宰相之職而猥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
身固不足論汝礪輩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邪
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詔諛百司失職實此之由高琪汝礪深怨之禮
部郎中抹撫胡魯刺以言事忤旨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明日伯嘉諫曰自古
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爲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
諫者亡胡魯刺所言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
爲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
曷若置之而不問宰相請脩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

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爲國乎人臣有忠
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
有君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怒愈甚十二月以御史中丞權參知政事元
帥左監軍行尚書省元帥府于河中控制河東南路便宜從事興定三年伯
嘉至河中奏曰本路衝要不可闕官凡召辟者每以艱險爲辭乞凡檄召無故
不至者宜令降罰悉心幹當者視所歷升遷詔召不至者決杖一百餘如所請
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諫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
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執意頃之召還罷爲
中丞伯嘉入見奏曰如臣鴻鈍固宜召還更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深然之伯
嘉上疏曰國家兵不強力不足以有爲財不富賞不足以周衆獨恃官爵以激
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駁之冒濫者固十之三既與而
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宣勅無僞者卽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
來河北桀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爲他人所主又

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東奏曰亳州災最甚合免三十餘萬石三司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惟陛下憐之詔治三司奏災不以實罪伯嘉行至蘄縣聞前有紅襖賊不敢至泗州監察御史烏古孫奴申劾伯嘉違詔不遍按視又曰伯嘉知永城縣主簿蒙古訛里刺不法沈丘令夾谷陶也受賄匿而不發前穀城縣令獨吉鼎尤可嘗受業伯嘉伯嘉諷御史辟之詔有司鞫問會赦免五年起爲彰化軍節度使改翰林侍講學士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益國澤民其他不可學也高汝礪方希寵固位伯嘉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衆元光元年坐言事過切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三月遙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率陝西精銳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伯嘉有疾六月薨伯嘉去太原後完顏琢寓軍平定石仁

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閻德用充本州提控德用桀驁蓄姦謀鐸不能制委
曲容庇之興定二年德用率所部掩襲殺琢又官屬程珪等百餘人遂據石仁
寨鐸懼挈家奔太原德用遂據平定州十月詔誅范鐸

尤虎筠壽貞祐間爲器物局直長遷副使貞祐三年七月工部下開封市白牯
取皮治御用鞠仗筠壽以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因奏曰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
下當坐薪懸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閒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
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憚擲仗籠中明日出筠壽爲橋西提控
贊曰孟鑄宗端脩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遂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
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胥持國終至于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
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于高琪汝礪之手箕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
伯嘉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尤虎筠壽所謂執藝
事以諫者邪

張煒字子明洛州永年人本名燝避章宗嫌名改焉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葭

州軍事判官再遷中都左警巡使煒喜言功利寡廉節交通部民閭元翬縉紳
薄之累官戶部員外郎承安五年天色久陰晦平章政事張萬公奏此由君子
小人邪正不分所致君子宜在內小人宜在外章宗問孰爲小人萬公對曰戶
部員外郎張煒文繡署丞田櫟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無德而稱好奔走
以取勢利大抵論人當先德後才詔三人皆與外除煒出爲同知鎮西軍節度
使事轉同知西京轉運使事是時大築界牆被行戶工部牒主役事丁母憂起
復桓州刺史奏請以鹽易米事且所言利害甚多恐涉細碎不敢盡上詔尚書
省曰張煒通曉人也朕不敢縷詰卿等詳問之毋爲虛文充宣差西北路軍儲
自言斂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賈縱其販易不問所從來姦人往往投牒
妄指產業疏鄰保姓名煒信之多與之錢已而亡去卽逮繫鄰保使之代償一
路爲之疲敝以故舊薺罽繒絮皮革折給軍士皆棄於道而去歲餘改戶部郎
中遷翰林直學士俱兼規措職事左丞相崇浩奏張煒長於恢辦比戶部給錢
三十萬已增息十四萬矣請給錢通百萬令從長恢辦乞不隸省部委臣專一

提控苟應奏者許煒專達歲差幹事官計本息具奏上從其請泰和八年伐宋
煒進銀五千兩詔曰汝幹集資儲固其職也毋令軍士有議國家人之短汝朕
皆知之惟能興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勾計諸道倉庫除簽三司事上問
誰可代卿規措者煒舉中都轉運戶籍判官王謙謙至西北路盡發煒前後散
失錢物以鉅萬計對獄者積年大安三年起爲同簽三司事會河東兵敗軍士
猶云張宣差刻我欲倒戈殺之累遷戶部侍郎貞祐初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
使貞祐二年春中都乏糧詔同知都轉運使事邊源以兵萬人護送通州積粟
軍敗死焉平章政事高琪舉煒代源行六部事以勞進官一階改河北東路轉
運使宣宗遷汴佐尚書右丞胥鼎前路排頓及脩南京宮闕無何坐事降孟州
防禦使三年遷安國軍節度使致仕宣宗初以煒有才旣察其無實遂不復用
貞祐四年卒

高竑渤海人以廢補官累調貴德縣尉提刑司舉任繁劇遷奉聖州錄事察廉
遷內黃令累官左藏庫副使元妃李氏以阜幣易紅幣竑獨拒不肯易元妃奏

之章宗大喜遣人諭之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後不得爲例轉儀鸞局少府少監改戶部員外郎安州刺史大安中越王永功判中山竑以王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府充安撫使徙同知大名府設本路安撫使貞祐二年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錄大名功遷三官致仕興定四年卒

李復亨字仲脩滎州河津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復中書判優等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過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謂之曰刀礮馬血火燄之則刃青其人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薦遷南和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察廉遷臨洮府判官改陝西東路戶籍判官轉河東北度支判官泰和中伐宋充宣撫司經歷官遷解鹽副使歷保大震武同知節度事丁母憂起復同知震武節度加遙授忻州刺史貞祐間歷左司員外郎郎中遷翰林直學士行三司事興定三年上言近日興師伐宋恐宋人乘虛掩襲南鄙故籍邊郡民爲軍今大軍已還乞罷遣歸本業從之復亨舉陳留

縣令程震等二十九人農桑有效徵科均一朝廷皆遷擢之是歲七月置京東
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掌勸農催租軍須科差及鹽鐵酒榷等事戶部侍郎張
師魯攝東路治歸德戶部侍郎完顏麻斤出攝南路治許州復亨攝西路治中
京寶河南府三司使侯摯總之復亨奏民間銷毀農具以供軍器臣竊以爲未
便汝州魯山寶豐鄧州南皆產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又奏陽武設
賣鹽官以佐軍用乞禁止滄濱鹽勿令過河河南食陽武解鹽河北食滄濱鹽
南北俱濟詔尚書省行之九月以勸農有勞遷兵部尚書再閱月轉吏部尚書
權參知政事四年三月真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七月河南雨水害稼復亨爲
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循行郡縣凡官吏貪汙不治者得廢罷推治
復亨奏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與州府司縣行總管府及管軍官會飲又奏曰
詔書令臣民間差發可免者免之民養驛馬此役最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養
馬之家人多逃竄職此之由可依舊設回馬官使者食料皆官給之歲終會計
均賦於民又奏河南閑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被災及沿邊郡縣租稅

全免內地半之以救塗炭之民資蓄積之用詔有司議行焉還奏南陽禾麥雖傷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餘頃畝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萬餘石可增直糴稻給唐鄧軍食緣詔書不急科役卽令免罷臣不敢輒行如以臣言爲然乞付有司計之制可無何被詔提控軍興糧草復亨奏河渡不通陝西鹽價踊貴乞以粟互易足兵食詔戶部從長規措復亨有會計才號能吏當時推服故驟至通顯旣執政頗矜持以私自營譽望頓減五年三月廷試進士夜亨監試進士盧元謬誤濫放及第讀卷官禮部尙書趙秉文翰林待制崔禧歸德治中時戢應奉翰林文字程嘉善當奪三官降職復亨當奪兩官趙秉文嘗請致仕宣宗憐其老降兩階以禮部尙書致仕復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殺年四十六贈資德大夫知河中府事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斂爲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慰南陽還奏稻熟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竑之守藏君子頗有取焉

金史卷一百

金史卷一百考證

孟鑄傳奏彈知大興府事至尙書省問之○臣人龍按遺山集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恐爲不法張公著與諸御史發其奸章十餘上章宗言胡沙虎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如此耶公著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爲之動容乃鑄傳並未言及公著卽胡沙虎傳亦然遺山固非虛談修史者偶遺之耳

宗端修傳章宗避睿宗諱上一字改宗氏爲姬氏○臣浩按中州集傳衛紹王避世宗父諱改宗爲姬與金史謂是章宗不同

金史卷一百考證

極其父祖考與全蜀皆不同

○而端教子至誠德懋
則叔母名德人也

西漢草书古雅以雄奇称其事始未详文公著碑除之其翰本於山阳之
碑也其碑中事甚古淡而心神画中透出羲和之笔女娲造物之
鸿渐书俗绝不若般之楷则其草书十章亦有生之妙也其
象形极盛有大篆之遗事而无籀篆之迹此一因入諸楚之山原其
大篆之

金史卷一百一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三十九

承暉本名福興

抹撲盡忠

僕散端本名七斤

耿端義

李英

字尤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益都尹鄭家塔割刺訛沒謀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祇候遷筆硯直長轉近侍局直長調中都右警巡使章宗爲皇太孫選充侍正章宗卽位遷近侍局使孝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初置九路提刑司承暉東京咸平等路提刑副使改同知上京留守事御史臺奏承暉前爲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軍遷北京路提刑使歷知咸平臨潢府爲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貴承暉自非公事不與交一言改知大名府召爲刑部尚書兼

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余里痕都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痕都以蔭得官別無才能前爲大陽渡譏察纔八月擢惠民司都監已爲太優依格兩除之後當再入監差今乃超授隨朝入品職任況痕都乃平章鑑之甥不能不涉物議上從承暉議召徒單鑑深責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慚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卽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事兩潦害稼承暉決引潦水納之濛隍及伐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言捕盜不卽獲比奏報或遷官去官請權行的決尙書省議猛安依舊收贖謀克奏報其餘鈐轄都軍巡尉先決奏聞俟事定復舊從之及罷兵盜賊渠魁稍就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禡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禡哉

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上疏略曰貨聚於上怨結於下不報改知興中府事衛紹王卽位召爲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都尉徒單沒烈與其父南平于政事大爲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拜尙書左丞行省于宣德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拜尙書右丞承暉卽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紇石烈執中伏誅進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都被圍承暉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帥徙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尙書左丞抹撫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之已乃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以抹撫盡忠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朮魯德調遣繼發救中都承暉間遣人以礮寫奏曰七斤旣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

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詔曰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忘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及詔中都官吏軍民曰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尙多虞道路久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貳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行於旌賞今已會合諸路兵馬救援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永錫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乙亥李英被酒軍無紀律大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望既而以刑部侍郎阿典宋阿爲左監軍行元帥府于清州同知真定府事女奚烈胡論出爲右都監行元帥府于保州戶部侍郎侯繁行尙書六部往來應給終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軍聞之亦潰承暉與抹撚盡忠會議于尙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卽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畀平章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師姑不能對叱下斬之承暉起辭

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數人曰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因引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爲謝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爲書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相國寺哭之盡哀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詔以永懷爲器物局直長永懷子撒速爲奉御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爲忘年交

抹撫盡忠本名彖多上京路猛安人中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第調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臺舉廉能遷順義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德昌軍節度事簽北京按察司滑州刺史改恩州上言凡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尙書省議止聽係籍人匠貨賣有知情售不應存留者同私造法從之遷山東按察副使坐虛奏田稼豐收請糴常平粟詐稱宣差和糴降虢州刺史改乾州泰和六年伐宋爲元帥左監軍完顏充經歷官坐奏報稽滯杖五十八年入爲吏部郎中累遷中都西京按察使是時紇石烈執中爲西京留守與盡忠爭私意不協盡忠陰伺執中過失申奏執中雖跋扈善撫御其部曲密於居庸北口置腹心刺取按察司文字及執中自紫荆關走還中都詔盡忠爲左副元帥兼缺留守以保全西京功進官三階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段絹二百疋未幾拜尙書右丞行省西京貞祐初進拜左丞詔曰卿總領行省鎮撫陪京守禦有功人民攸賴朕新嗣祚念爾重臣益勉乃力以副朕懷二年五月自西京入朝加崇進封申國公賜玉帶金鼎重幣二年

進拜都元帥左丞如故宣宗遷汴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承暉爲都元帥盡忠復爲左都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左副元帥如故宣宗詔盡忠善撫允軍盡忠不察殺允軍數人已而中都受圍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約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與腹心元帥府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已戒行李期以五月二日向暮出城是日承暉盡忠會議于尚書省承暉無奈盡忠何徑歸家召師姑問之知將以其夜出奔乃先殺師姑然後仰藥而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謂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以爲信然盡忠乃與愛妾之所親者先出城不復顧矣中都遂不守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棄中都事仍以爲平章政事盡忠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宣宗以爲然盡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可爲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例注本局人及宮中出身雜以他流恐或不和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預政固宜慎選宣宗

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卽爲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營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盡忠乃謝罪參政德升繼之曰固當慎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藏悖逆者蒲察七斤以刺史立功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衆以蒲察五斤爲公幹乃除副使衆以斜烈爲淳直乃用爲提點若烏古論石虎乃汝等共舉之朕豈不盡心哉德升曰比來訪察開決河隄水損田禾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問若輩外間事皆不知朕幹何事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爲矣方朕有過汝等不諫今乃面訐此豈爲臣之義哉德升亦謝罪紂石烈執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啓之遂以爲功陰秉朝政高琪託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面責愈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盡忠下獄自是以後中外蔽隔以至于亡盡忠與高琪素不相能疑宣宗頗疎己高琪間之其兄吾里也爲許州監酒秩滿求調南京盡忠與吾里也語及中都事曰邇來上頗疎我此高

琪所爲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胡沙虎之子孰爲爲之吾里也曰然九月尙書省奏遙授武寧軍節度副使徒單吾典告盡忠謀逆上撫然曰朕何負彖多彼棄中都凡祖宗御容及道陵諸妃皆不顧獨與其妾偕來此固有罪乃命有司鞫治問得與兄吾里也相語事遂并吾也誅之

僕散端本名七斤中都路火魯虎必刺猛安人事親孝選充護衛除太子僕正
滕王府長史宿直將軍邳州刺史尚廄局副使右衛將軍章宗卽位轉左衛章
宗朝隆慶宮護衛花狗邀駕陳言端叔父胡覩預弑海陵端不宜在侍衛詔杖
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丁憂起復東北路招討副使改左副點檢轉都
點檢歷河南陝西統軍使復召爲都點檢承安四年上如薊州秋山獵端射鹿
誤入圍杖之解職泰和三年起爲御史大夫明年拜尚書左丞泰和六年詔大
臣議伐宋皆曰無足慮者左丞相崇浩參知政事賈鉉亦曰狗盜鼠竊非舉兵
也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列陳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邪此宋人欲
多方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深然之未幾丁母憂起

復尚書左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發兵南京詔端行省主留務僕散揆已渡淮次廬州宋使皇甫拱奉書乞和端奏其書朝議諸道兵旣進疑宋以計緩師詔端遣拱還宋七年僕散揆以暑兩班師端還朝初婦人阿魯不嫁爲武衛軍士妻生二女而寡常託夢中言以惑衆頗有驗或以爲神乃自言夢中屢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庭必得皇嗣是時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旣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己祈雨三日必大澍足過三日雨不降章宗疑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昔者所奏今其若何後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啓其端倪鬱于予懷念之難置其循省于往咎思善補于將來恪整乃心式副朕意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進拜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八年宋人請盟端遷一官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爲儲嗣衛紹王卽位命端與尚書左丞孫卽康護視章宗內人有娠者泰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章宗崩二十二日大醫副使儀師顏狀診得范氏胎氣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

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拜右丞相授世襲謀克貞祐二年五月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遷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遷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以端知開封府事頃之爲御史大夫無何拜尚書左丞相三年兼樞密副使未幾進兼樞密使數月以左丞相兼都元帥行省陝西給親軍三十人騎兵三百爲衛次子宿直將軍納丹出侍行賜契紙勘同曰緩急有事以此召卿端招遙領通安軍節度使完顏狗兒卽日來歸奏遷知平涼府事諸將聞之莫不感激遣納蘭伴僧招諭臨洮族五族都管青覺兒積石州章羅謁蘭冬及鐸精族都管阿令結蘭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皆相繼內附汪三郎賜姓完顏後爲西方名將四年以疾請致仕不許遣近侍與太醫診視端雖癃老凡朝廷使至必遠迓宴勞不懈故讒構不果行宣宗聞之許自今專使酒三行別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初同華舊屯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餘人皆隸陝州宣撫副使永錫端奏潼關之西皆陝西地請此軍隸

行省緩急可使朝廷從之及大元兵入潼關永錫坐誅而罪不及端興定四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爲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先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爲首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是歲薨訃聞宣宗震悼輟朝贈延安郡王謚忠正大三年配享宣宗廟庭子納坦出爲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十一月納坦出之子忙押門與兄石里門及護衛顏盡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事出投北兵省以刑部郎中趙楠推其家屬及同飲人時上下迎合必欲以知情處之至於忙押門妻皆被訊掠其母完顏氏曰忙押門通其父妾父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微聞之召小吏郭從革喻以風旨從革言之楠方食擲匕斂於案大言曰寧使趙楠除名亦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不知情奏且以妾事上聞上曰丞相功臣納坦出父子俱受國恩吾已保其不知情也立命赦

出之楠字才美進士高平人

耿端義字忠嗣博州博平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滑州軍事判官歷上洛縣令安化順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汾陽軍節度副使改都轉運司戶籍判官轉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兼祕書郎再除左司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兼吏部員外郎同修國史戶部郎中河北東路按察副使同知東平府事充山東安撫使宣宗判汾陽軍是時端義爲副使宣宗卽位召見訪問時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戶部侍郎未幾拜參知政事貞祐二年中都被圍將帥皆不肯戰端義奏曰今日之患衛王啓之士卒縱不可使城中軍官自都統至謀克不啻萬餘遣此輩一出或可以得志議竟不行中都解圍端義請遷南京旣而僕散端二表皆言遷都事宜宣宗意遂決是歲薨宣宗輒朝贈甚厚遣使祭葬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徙益都中明昌五年進士第調淳化主簿登州軍事判官封丘令丁父憂服除調通遠令蕃部取民物不與直攝之不時至卽掩捕之論如法補尚書省令史大安三年集三品以上官議兵事英上疏曰軍旅必

練習者尤虎高琪烏古孫兀屯納蘭仇頭抹然盡忠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略餘者紛紛恐誤大計又曰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其聲援則京師爲孤城矣不報除吏部主事貞祐初攝左司都事遷監察御史右副元帥尤虎高琪辟爲經歷官乃上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高琪奏其書卽除尙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八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擇衆所推服者領之詭稱土豪時時出戰被創召還遷翰林侍制因獻十策其大概謂居中土以鎮四方委親賢以收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人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罰以勸百官選守令以復郡縣并州縣以省民

力頗施行之宣宗南遷與左諫議大夫把胡魯俱爲御前經歷官詔曰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宣宗次真定以英爲國子祭酒充宣差提控隴右邊事無何召爲御史中丞英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于激濁揚清獎進人材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効庶幾人人自勵爲國家用矣宣宗嘉納之自兵興以來亟用官爵爲賞程陳僧敗官軍于龜谷遣僞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立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加榮祿大夫賜姓完顏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爲貴比來釀於用賞實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令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既蒙甄錄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勸獎遂擢節鉞加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曹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祿大皆其著者狗兒貌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爲統領之官恐衆望

不厭難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兒奮發如此賞以異恩殆不爲過上然其言中都久圍丞相承暉遣人以礮寫奏告急詔元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英收河間清滄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十六日英被酒與大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五月中都不守宣宗猶加恩贈通奉大夫謚剛貞官護葬事錄用其子云

李允魯德裕本名蒲刺都隆安路猛安人補樞密院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監察御史遷少府監丞明昌末修北邊濠塹立堡寨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正丁母憂起復廣寧治中歷順州濱州刺史坐前在順州市物虧直遇赦改刺瀋州累官北京路按察使太子詹事元帥左都監遷左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坐土馬物故多及都統按帶私率官兵救護家屬德裕蔽之御史劾奏逮獄遇赦謫寧海州刺史稍遷泗州防禦使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知臨洮府事兼陝西路副統軍召爲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兼簽樞密院事行省大名

詔發河北兵救中都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之大名河間
清滄觀霸河南等兵德裕將之并護清滄糧運德裕不時發及李英至霸州兵
敗糧盡亡失坐弛慢兵期責授沂州防禦使尋知益都府事興定元年二月卒
烏古論慶壽河北西路猛安人由知把書畫充奉御除近侍局直長再轉本局
使禦邊有勞進一階賜金帶泰和四年遷本局提點是時議開通州漕河詔慶
壽按視漕河成賜銀一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泰和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完顏
匡出唐鄧爲先鋒都統賜御弓二以騎兵八千攻下棗陽頃之完顏匡軍次白
虎粒遣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遺慶壽以兵五千扼赤岸斷襄漢路行與宋兵
遇斬首五百級宋隨州將雷太尉遜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城戍兵皆潰
遂與大軍渡漢江圍襄陽元帥匡表薦慶壽謀略出衆上嘉之進一官遷拱衛
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初慶壽上書云汝州襄城縣去汝州遠於許州兩舍請
割隸許州便尚書省議汝州南有鴉路舊屯四千其三千在襄城今割襄城
州道里近便仍食用解鹽其屯軍三千依舊汝州總押從之八年罷兵遷兩階

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有疾賜御藥衛紹王卽位改左副點檢近侍局如故未幾坐與黃門李新喜題品諸王免死除名久之起爲保安州刺史歷同知延安府西北西南詔討副使棣州防禦使興平軍節度使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監以保全平州功進官五階賜金吐鵝重幣十端頃之宣宗遷汴改右副點檢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閱月知大興府事未行改左副點檢兼親軍副都指揮數月知彰德府事三年中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救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頓之中都不守改大名府權宣撫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四年遷元帥右監軍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人于安塞堡戰于鄜州之倉曲谷有功興定元年與簽樞密院事完顏賽不經略伐宋敗宋兵七千於泥河灣石濠村斬首三千級獲馬四百匹牛三百頭器械稱是復破宋兵七千於樊城縣既而以軍士多被傷奏不以實詔有司鞫問已而釋之歷鎮南集慶軍節度使卒贊曰承暉守中都朞年相爲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旣遷汴中

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士崩之勢決矣僕散端耿端義似忠而實愚抹撫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李尤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金史卷一百一

金史卷一百二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僕散安貞本名阿海以大臣子充奉御父揆尙韓國公主鄭王永蹈同母妹也
永蹈誅安貞罷歸召爲符寶祇候復爲奉御尙邢國長公主加駙馬都尉襲胡
土愛割蠻猛安歷尙衣直長御院通進尙藥副使丁母憂起復轉符寶郎除同
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歷鄆淄涿州刺史拱衛直都指揮使貞祐初改右副點檢
兼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嚴河北州郡未破者惟
真定大名東平清沃徐鄆海州而已朝廷遣安貞與兵部尙書裴滿子仁刑部
尚書武都分道宣撫於是除安貞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初益都縣人楊安國
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伐宋山東無
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郡招捕之安兒降隸諸軍累官刺史防禦使大安三年

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爲都統安兒爲副統戍邊至雞鳴山不進衛紹王驛召問狀安兒乃曰平章參政軍數十萬在前無可慮者屯駐雞鳴山所以備間道透漏者耳朝廷信其言安兒乃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略官吏山東大擾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萊州徐汝賢以城降安兒賊勢復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僞鄒都統以州印付之郊迎安兒發帑藏以勞賊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凡符印詔表儀式皆格草定遂陷寧海攻濰州僞元帥郭方三據密州略沂海李全略臨朐扼穆陵關欲取益都安貞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訛論爲右翼七月庚辰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衆十萬來拒戰自午抵暮轉戰三十里殺賊數萬獲器械不可勝計壬午賊棘七率衆四萬陣于辛河安貞令留家由上流膠西濟繼以大兵殺獲甚衆甲申安貞軍至萊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于城東留家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半以重賞招之不應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貴宋福詐降于徐汝賢以

爲內應全與賊西南隅戊卒姚雲相結約納官軍丁亥夜全縋城出潛告留家
留家募勇敢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州斬徐汝賢及
諸賊將以徇安兒脫身走訛論以兵追之耿格史潑立皆降留家略定膠西諸
縣宣差伯德玩襲殺郭方三復密州餘賊在諸州者皆潰去安兒嘗遣梁居寶
黃縣甘泉鎮監酒石抹充浮海赴遼東構留哥已具舟皆捕斬之十一月戊辰
曲赦山東除楊安兒耿格及諸故官家作過驅奴不赦外劉二祖張汝楫李思
溫及應脅誘從賊并在本路自爲寇盜罪無輕重並與赦免獲楊安兒者官職
俱授三品賞錢十萬貫十二月辛亥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諸軍方攻大沫堌
赦至宣撫副使知東平府事烏林答與卽引軍還賊衆乘之復出爲患詔以陝
西統軍使完顏弼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其後楊安兒與汲政等乘舟入海
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墜水死三年二月安貞遣提控紇石烈牙吾塔
破巨蒙等四堌及破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黨八千擒僞宣差程
寬招軍大使程福招降脅從百姓三萬餘人安貞遣兵會宿州提控夾谷石里

哥同攻大沫畷賊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奪其北門以入別軍取賊水寨諸軍繼進殺賊五千餘人劉二祖被創獲之及僞參謀官崔天祐楊安兒僞太師李思溫餘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追擊殺獲以萬計斬劉二祖詔遷賞沒烈等有差詔尚書省曰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作過者詔書到日並與免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撫優加存卹無令失所十月安貞遷樞密副使行院于徐州四年二月楊安兒餘黨復擾山東詔安貞與蒙古綱完顏弼以近詔招之五月安貞遣兵討郝定連戰皆克殺九萬人降者三萬餘郝定僅以身免獲僞金銀牌器械甚衆來歸且萬人皆安慰復業自楊安兒劉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其黨往往復相團結所在寇掠皆衣紅衲襖以相識別號紅衲賊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用安時青之徒焉興定元年十月詔安貞曰防河卒多老幼疲軟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二年十月開封治中呂子羽等以國書議和于宋宋人不受以安貞爲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元帥府及唐息壽泗行元帥府分道各將兵三萬安貞

總之畫定期日下詔伐宋安貞至安豐宋兵七千拒戰權都事完顏胡魯刺衝擊敗之追至淝水死者二千餘人安貞至大江乃班師三年閏月安貞至自軍中入見于仁安殿胡魯刺進一階久之安貞燕見奏曰淝水之捷胡魯刺功第一臣之兵事皆咨此人功厚賞薄乞加賞以勸來者尙書省奏凡行省行院帥府參議左右司經歷官都事以下皆遷一官所以絕求請之路塞姦倖之門也安貞之請不可從遂止五年復伐宋二月安貞出息州軍于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團兵五千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于山顛俯瞰關內宋人守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黃土關遂入梅林關拔麻城縣抵大江至黃州克之進克蘄州前後殺略不可勝計獲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之師還安貞每獲宋壯士輒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宣宗謂宰臣曰阿海將略固善矣此輩得無思歸乎南京密邇宋境此

輩既不可盡殺安所置之朕欲驅之境上遣之歸如何宰臣不對六月甲寅朔尚書省奏安貞謀叛宣宗謂平章政事英王守純曰朕觀此奏皆飾詞不實其令覆案之戊寅并其二子殺之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緣坐詔曰銀青榮祿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籍世姻寢馳仕軌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藩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鱗介之誅而盡露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稔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畫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彫敝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尙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悉露姦謀蓋虞前後罪之上聞迺以金玉帶而夜獻審事情之詭祕命信臣而鞫推迨致款詞乃詳實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之歡心俾伺內庭之指意如釁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因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祚事或不濟計卽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于敵讎豫冀全身而納用初安貞破斬州獲宋宗室不殺而獻之遂以爲罪安貞愛讒以賄近侍局乃以質成其誣安

貞典兵征伐嘗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自忠義揆至安貞凡三世大將焉初安
貞破蘄州所得金帛分給將士南京都轉運使行六部事李特立金安軍節度
副使紇石烈蒲刺都大名路總管叛官銀尤可因而欺隱事覺特立當死蒲刺
都銀尤可當杖一百除名詔簿其罪特立奪三官降三等蒲刺都銀尤可奪兩
官降二等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中明昌五年進士調寧邊莊平主簿潞州觀察判官
中都商稅副使丁父憂起復懷安令補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
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以爲宣差兵馬提控同知忠順軍節度使事經略山
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邀而殺之琢知
其謀自別道人定安用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
張福劫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史蒲察縛
送中都元帥府殺之是時勸農副使侯摯提控紫荆等關隘朝廷聞蔚州亂欲
以摯就代琢守蔚州令軍中推可爲管押者卽以魏用金牌佩之以安其衆丞

相承暉奏田琢實得軍民心諳練山西利害魏用將士本無勞効以用弄兵死
禍遽爾任用恐開倖門詔從之琢至蔚州誅與用同惡數人募兵旬日得二萬
人十月琢兵敗僅以身免招集散亡得三萬餘入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
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徙河南琢上書此輩與河南鎮防往往鄉舊
若令南渡擇壯健爲兵自然和協且可以招集其餘也從之加沈思忠同知深
州軍州事琢復遣沈思忠宮楫招弘州蔚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萬五
千人分屯蔚州諸隘皆願得沈思忠爲將詔加思忠順天軍節度副使提控弘
蔚州軍馬宮楫副之領之西山諸隘皆不能守琢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
家奴奏田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贍其中多女直人均
爲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制可加琢河北西路宣撫副使
遙授濬州防禦使屯濬州琢欲陂西山諸水以衛濬州貞祐三年十一月河北
行省侯摯入見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遺老弱就食歸德琢奏此輩嶺外失
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

詔盡徙屯陝琢復奏臣幸徙安地然濬乃河北要郡今見糧可支數月乞俟來春乃行數日琢復奏濬不可守惟當遷之宰臣劾琢前後奏陳不一請逮鞫問宣宗不許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浮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圍牧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算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廷易置諸將遷山東西路轉運使二年改山東東路轉運使權知益都府事行六部尚書宣差便宜招撫使李旺據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討之生擒李旺八月萊州經略使尤虎山壽襲破李旺黨僞鄒元帥于小烟獲其前鋒于水等三十人追擊僞

陳萬戶斬首八百級明日復破之于朱寨寨膠西高密官軍亦屢破之于諸村及海島間是月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州其衆數千人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會兵討之聚棄濱專保棣州諸軍趣棣聚出戰敗之斬首百級生擒僞都統王仙等十三人餘衆奔潰追及于別寨攻拔之聚僅以身免遂復二州李全據安丘琢遣總領提控王政王庭玉討之宣差提控太府少監伯德玩率政兵攻安丘敗焉提控王顯死之琢奏伯德玩本相視山東山堙水寨未嘗徧行獨留密州輒爲此舉乞治其罪詔遣官鞠玩會赦而止既而昌樂縣令尤虎桓都臨朐縣令兀顏吾丁福山縣令烏林答石家奴壽光縣巡檢紇石烈醜漢破李全于日照縣琢承制各遷官一階進職一等詔許之三年沂州注子堙王公喜構宋兵據沂州防禦使徒單福定徒跣脫走百姓潰散琢奏去歲顧王二嘗據沂州鄆州總領提控納合六哥前爲同知沂州防禦事招集餘衆攻取之百姓歸心可用六哥取沂州今方在行省俟擊麾下乞發還取便道進討制可旣而莒州提控燕寧復沂州王公喜復保注子堙琢奏沂州

須知兵者守之徒單福定已衰老納合六哥善治兵識沂形勢詔福定專治州事以六哥爲沂州總領琢奏濰州刺史致仕獨吉世顯能招集猛安餘衆及義軍却李全保濰州六哥破灰山烟沂境以安守兗州觀察判官梁昱嘗攝淄州刺史率軍民力田徵科有度饋餉不乏保全淄州土賊不敢發前猗氏主簿張亞夫嘗權行部官主餉密州委曲購得糧二萬斛兵儲乃足行至高密徵他州兵拒李全詔世顯升職從四品遙授同知海州事六哥遷一官升一等克沂州宣差都提控梁昱遷一官同知淄州事張亞夫遷兩官密州觀察判官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府事之功遂爲治中而兇險不逞恥出琢下琢在山東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以去琢未有閒也會于海牟佐據萊州琢遣林分兵討之林既得兵伺琢出卽率衆譟入府中琢倉猝入營領兵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且行至章丘兵變求救於鄰道不時至東平行省蒙古綱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遣人召琢還行至壽張疽發背卒

完顏弼本名達吉不蓋州猛安人充護衛轉十人長從丞相襄戍邊功最除同

知德州防禦使事武衛軍鈐轄轉宿直將軍深州刺史泰和六年從左副元帥
完顏匡攻襄陽破雷太尉兵積功加平南邊江將軍丁母憂起復八年除南京
副留守壽州防禦使大安二年入爲武衛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以本官領兵駐
宣德會河之敗弼被創馬中流矢押軍千戶夾谷王家奴以馬授弼遂得免遷
右副都點檢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爲元帥左監軍扞禦遼東請自募二萬人
爲一軍萬一京師有急亦可以回戈自救今驅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衛紹
王怒曰我以東北路爲憂卿言京師有急何邪就如卿言我自有策以卿皇后
連姻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弼曰陛下勿謂皇后親姻俱可恃也時提點近
侍局駙馬都尉徒單沒烈侍側弼意竊譏之衛紹王怒甚顧謂沒烈曰何不叱
去沒烈乃引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謫爲雲內州防禦
使貞祐初宣宗驛召弼赴中都是時雲內已受兵弼善馬稍與數騎突出由太
原出澤潞將從清滄赴闕會有詔除定武軍節度使尋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
弼奏賞罰所以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後人可使兵可強今外兵日

增軍無鬪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潰自陳者有司從而存恤之見聞習熟相倣成
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
以拘文不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勅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卽須赴救違者坐之又
曰河北軍器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
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及勸還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潼關
以自固宣宗將遷汴弼兼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宣宗次真定弼言皇太子不
可留中都蓋軍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又奏將帥以閫外爲威今生殺之權皆
從中覆又奏瑞州軍頗狡左丞盡忠多疑乞付他將宣宗頗采用其言大名軍
變殺蒲察阿里詔弼鎮撫之未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京兆兵馬都總管宣撫副
使烏古論兗州置秦州榷場弼以擅置移文問之兗州曰近日入見許山外從
宜行事秦州自宋兵焚蕩榷場幾一年矣今旣安帖復宜開設彼此獲利歲收
以十萬計對境天水軍移文來請如俟報可實慮後時弼奏其事宰臣以兗州
雖擅舉而無違失苟利於民專之亦可宣宗曰朕固嘗許其從宜也三年改知

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是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濟南勤子
姻弼遣人招之得邦佐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
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如蒙湔洗便當釋險面縛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弼
奏方今多故此賊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詔曰孫邦佐果受招各
遷五官職於是邦佐汝楫皆降邦佐遙授濰州刺史汝楫遙授淄州刺史皆加
明威將軍頃之弼薦邦佐汝楫改過用命招降甚衆稍收其兵仗放歸田里詔
邦佐遙授同知益都府事汝楫遙授同知東平府事皆加懷遠大將軍梁聚寬
遙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加宣武將軍四年弼遷宣撫使已而汝楫復謀作亂邦
佐密告弼弼饗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鐘鳴伏發殺汝楫并其黨與手詔褒諭
封密國公其後邦佐屢立功元光末累官知東平府事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
充宣差招撫使弼上書曰山東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
恃者河南嘗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戶數千別爲一
軍立功者全戶爲良必將爭先効命以取勝矣武衛軍家屬嘗苦于兵人人懷

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曰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于避難居河南者苟千戶祿職事曠廢乞偏諭覈實其精力可用者仍舊年高昏曠不事事者罷之又曰賦役頻煩河南百姓新強舊乏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無庸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復來者許諸人捕告以軍興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所言餘皆不允大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去宣宗賜詔獎諭將士賞賚有差是歲五月疽發于腦詔太醫診視賜御藥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善讀書閑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壺以爲常所辟如承裔陀滿胡土門紇石烈牙吾塔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井邑之間軍民無相訟有古良將之風焉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遙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屯冀州軍食不足徙濟南綱欲徙河

南行至徐州未渡河尙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內有故淄王習顯故留守尤羅等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普賜恩宥宣宗卽命赦之仍贖爲良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尙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沒烈坐事削降殿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沒烈討花帽賊于曹濟間捷報乃沒烈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爲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濬清河縣澗口河濬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山東恃東平爲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況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招義軍設

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
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
一副統兩副統爲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
歲益都桃林寨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爲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
甚張乞遣河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略司以衆接應左司郎中李蹊請令綱約燕
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宰相以糧運不給益都
以東嘯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
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衆萬餘人據嶺爲陣庭
玉督兵踰嶺搏戰林衆少却且欲東走庭玉踵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
獲雜畜兵仗萬計招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勅聽綱第功遷賞遺
樞密院令史劉顥泣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貲死自効請曰臣兄演在宋爲統
制有衆三千駐卽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爲表裏
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卽據府

事逐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爲萊州兵馬軒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于宋云初東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倜宰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爲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僞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爲逗遛甚不可也詔卽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內凡東平府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逾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童律科卽爲及第似涉太優別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綱奏寧所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盜胡七胡八用爲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復懷顧望胡七胡八用爲牙校委以腹世居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黃摶兀也充總領副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死而綱勢孤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

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宜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侍制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蒙古綱旣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爲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廝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決擇衆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阿虎德議許綱內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鄆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岡行元帥府事於是綱改兼靜難軍節度使行省鄆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六月以歸德鄆宿徐泗乏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遽徵逋課窘迫陵辱有甚于官衆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憤怒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鄆州經略司隸綱令募

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減罷懷忿怨誘脅餘衆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襖賊爲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刺哥會諸道兵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三百里大河分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絕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辨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寧陵備之矣仍令牙刺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誘不從乃合擊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戶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甚衆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嚴實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實一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而

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鄆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鄆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俊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於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勅設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陞經略司爲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老漢加鄆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鄆州卒逃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爲助遣總領李尤魯留住等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待李全兵入鄆州誘而殺之以圖報効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哥能誘而殺之殆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圍鄆州急攻之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授世襲謀克侯進四品陳榮邢進邊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必蘭阿魯帶貞祐初累官寧化州刺史二年同知真定府事權河北大名宣撫副使三年保全贊皇加遙授安武軍節度使改昭義軍節度使充宣撫副使閱

月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節度宣撫如故遣都統奧屯喜哥復取威州及
獲鹿縣既而招擇義軍爲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
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
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諧委矣國
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
彼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
集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詔許之阿魯帶繕完州縣
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爲柵以備緩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
改隸孟州阿魯帶奏澤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
議遷于青蓮寺山寨距州旣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遺
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通問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
歲潼關失守阿魯帶趨備藍田商州乃陳河北利害略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帥
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

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次汎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亦被創收集潰卒臥汎池詔還潞州興定元年改簽樞密院事數月以元帥左監軍兼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遼州刺史郭文振舉以爲將既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得文振漸不能守矣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啓夏釁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煦煦以爲慈皦皦以爲明子子以爲強既而潼關破毀崤澠喪敗汴州城門不啓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爲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兗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金史卷一百一

酒醉既倒，長恨其無能。嘗與其子同游，見一婦子，年三十，容色殊無異，問之，則知其夫久戍，音信絕隔，其夫亦不知其存亡。其夫之弟，時在旁，笑曰：「汝夫久不歸，汝豈不知也？」婦子曰：「吾夫久不歸，吾豈不知也？但吾夫久不歸，吾豈不憂哉？」

金史卷一百三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一

完顏仲元

完顏阿鄰

完顏霆

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

石抹仲溫

烏古論禮

蒲察阿里

奧屯襄

完顏蒲刺都

夾谷石里哥

尤甲臣嘉

紇石烈桓端

完顏阿里不孫

完顏鐵哥

納蘭胡魯刺

完顏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與完顏阿鄰俱應募數有功貞祐三年與阿鄰俱累功至節度仲元爲永定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仲元在當時兵最強號花帽軍人呼爲郭大相公以與阿鄰相別頃之兼本路宣撫使八月遙授知河間府事數月改知濟南府事權山東東路宣撫副使貞祐四年山東乏糧仲元軍三萬欲於黃河之側或陝石分屯上書乞補京官且言恢復河朔之策當詣闕面陳詔曰卿兄弟鳩集義旅所在立功忠義之誠皎然可

見朕以參政侯摯與卿素厚命於彼中行省應悉朕心卿求入見其意固嘉東
平方危正賴卿等相爲聲援俟兵勢稍緩卽徙軍附河屯駐此時卿來蓋未晚
也尙思戮力朕不汝忘未幾改河北宣撫副使仲元部將李霆等積功至刺史
提控仲元奏賜金牌霆等皆爲名將功名與仲元相埒仲元屢有功以本職爲
從宜招撫使計約從坦等軍圖恢復詔以仲元軍猥多差爲三等上等備征伐
中下給戍守懦弱者皆罷去紅襖賊千餘人據漣水縣仲元遣提控婁室率兵
擊破之斬首數百敗祝春擒郭偉餘衆奔潰遂復漣水縣仲元兼單州經略使
婁室遷兩階陞職一等未幾仲元遙授知歸德府事是歲十月徙軍盧氏改商
州經略使權元帥右都監詔曰商號潼關實相連屬卿思爲萬全之計未幾潼
關失守仲元軍趨商號復至嵩汝皆弗及仲元上書曰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
廷乞選名將督諸軍臣得摧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今將坐甲待敵
則師老財殫日就困敝其大概欲伐西夏以張兵勢又曰陝西一路最爲重地
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爲要害乃由小嶺紫荆遼

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藍守禦及用兵西夏矣興定元年復爲單州經略使敗宋人二千于龜山復敗步騎千餘于盱眙敗紅襪于白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之宋人圍海州仲元軍高橋令提控完顏阿鄰領騎遶出其後夾擊之宋兵解去賜金帶優詔獎諭紅襪賊陷曹馬城剽掠徐單之間提控高琬等分兵擊之俘生口二十三年仲元奏州城旣固積糧二十萬石集鄉義軍萬餘人並閑訓練足以守禦乞以所部渡河詔屯宿州與右都監紇石烈德同行帥府事仲元有足疾滿百日詔曰卿處置機務撫存將士出兵使李辛可也四年兼保靜軍節度使尋爲勸農使五年爲鎮南節度使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被圍左監軍石鑾合喜來濟軍仲元讓合喜總兵事合喜曰公素得衆心不必以官位見讓仲元請身先士卒諭諸將士曰凡有奇功者卽承制超擢及危急乃輒注四品以下顏鑾蝦蟇力戰功最輒授通遠軍節度使圍解奏請擅除拜之罪宣宗嘉其功皆許之遷元帥右監軍授河北東路洮委必刺猛安賜金五十兩重幣十五

端通犀帶優詔褒諭正大間爲兵部尙書皇太后衛尉卒仲元爲將沉毅有謀
南渡後最稱名將云

完顏阿鄰本姓郭氏以功勞賜姓完顏大安中李雄募兵阿鄰與完顏仲元等俱應募數有功宣宗卽位遷通州防禦使宣宗遷汴阿鄰改同知河間府事兼清州防禦使將所部兵駐清滄控扼山東遷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國姓阿鄰與山東路宣撫副使顏盡天澤不相能詔阿鄰當與天澤共濟國事無執偏見妄分彼此尋改泰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是時仲元亦積功勞知濟南府賜姓完顏與阿鄰俱加從宜招撫使詔書獎諭且令計約涿州刺史從坦等軍恢復中都於是仲元阿隣部兵猥多詔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備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罷去量給地以贍其家阿隣所部黃鶴袖軍駐魚臺者桀驁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有司乞徙于濰州詔阿隣就處置之頃之破紅襖賊郝定于泗水縣柘溝村生擒郝定送京師斬之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緼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

家阿隣旣賜姓以兄守楫及從父兄弟爲請宰臣奏阿隣功止賜一家宣宗特
詔許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頃在軍旅纔立微功遽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
身所能仰報族兄徐州機密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監三喜前解州鹽管勾添
章守興平縣監酒添福猶姓郭氏念臣與僧喜等昔同一家今爲兩族完顏阿
隣與臣同功皇恩所加併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許改輝州經略使
阿隣有衆萬五千詔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衆泣訴云我曹以國家多難奮義
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偕還鄉里今將分配他軍心實艱苦
乞以全軍分駐懷衛輝州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隣節制阿隣亦不欲分之因
以爲請宰臣奏若遂聽之非唯東平失備他將倣効皆不可使矣宣宗以爲然
加遙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陝西阿隣將兵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已被圍游
騎至華州陝西行院欲令阿隣駐軍商號拒東向之路阿隣上奏臣本援陝西
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屬臨
難不救互相彼此今臣所統皆步卒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

宗謂皇太子曰阿隣赴難不回固善矣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併以
虢州兵五千付之使乘隙而進卿以此意諭之也興定元年遷元帥右都監出
泰州伐宋宋統制吳筠守阜角角又作郊堡城三重據山之鎮阿隣分兵絕其汲路
克其外城再克其次城宋兵縱火而出阿隸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其後宋兵
敗生獲吳筠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及兵甲衣襖復敗宋兵于裴家
莊六谷中斬五百級墜澗死者甚衆又敗之于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得粟二
千餘石復敗之于稍子嶺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人是時三月宿麥方滋阿隣
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金兵敗阿隣戰沒贈金紫光祿大夫西京留守
完顏霆本姓李氏中都寶坻人粗知書善騎射輕財好施得鄉曲之譽貞祐初
縣人共推霆爲四鄉部頭霆招集離散糾合義兵衆賴以安招撫司奏其事遷
兩官霆與弟雲率衆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遙授寶坻縣丞充義軍都統劉璋
說霆使出降霆縛送經略司遷三階攝寶坻令陞都提控遙授同知通州軍州
事中都食盡霆遣軍分護清滄河路召募賈船通餉道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

從河北路宣撫使完顏仲元保清滄遙授通州刺史河北東路行軍提控佩金牌舊制宣撫副使乃佩金牌仲元奏臣軍三萬管軍官三人皆至五品乞各賜金牌廷議霆輩忠勇絕人遂與之改大名路提控復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徙屯濱棣淄留副將孫江守滄州江以滄州降于王欽而江將兵圍觀州霆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欽得其書果疑孫江與霆有謀召江還殺之霆乃定觀州而還進官三階充濱棣行軍都提控未幾遙授同知益都府事知宣差都提控遷棣州防禦使賜姓完顏氏屯海州俄權單州經略司事充宣差總領都提控興定元年泰安滕兗土寇蠶起東平行省侯摯遣霆率兵討之降石花五夏全餘黨二萬人老幼五萬口充權海州經略副使紅襖賊于忙兒寇海州霆擊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二萬駐朐山霆軍乏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柵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暗橋遣萬戶胡仲珪副統劉贊率死士由暗橋登山霆率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爲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墜澗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帥于陣餘衆潰去遷安化軍節度使經略副

使如故以其子爲符寶典書逾月宋兵復至霆逆戰駐兵城外夜半宋人乘虛踰城而入經略使阿不罕奴失刺率兵扼戰都統溫迪罕五兒副統蒲察永城蒲察只魯身先士卒殺二百餘人城賴以完詔五兒等各遷兩階四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同知歸德府事五年改定國軍節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擢其子爲護衛元光元年陝西行省白撒奏京兆南山密邇宋境官民遷避其間者無慮百萬人可遣官鎮撫庶幾不生他變宣宗以爲然十月霆以本官爲安撫使守同知歸德府惟宏大司農丞郭皓爲副使分護百姓之遷南山者元光二年卒

烏古論長壽臨洮府第立將突厥族人也本姓包氏襲父永本族都管泰和伐宋充緋翻翅軍千戶取康川寨及祐州宕昌辛城子以功進官二階貞祐初夏人攻會州統軍使署征行萬戶陞副統與夏人戰於窄土峽先登陷陣賞銀五十兩戰東關堡以功署都統兼充安定定西保川西寧軍馬都彈壓詔錄前後功遙授同知隴州防禦事世襲本族都巡檢二年賜今姓攻蘭州程陳僧爲先

鋒都統夏人圍臨洮扼渭堡內外不通統軍司募人偵候臨洮消息長壽應募
馘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以勞遷宣武將軍遙授通遠軍節度副
使招降諸蕃族及熟羊寨秦州捕亡者復遷懷遠大將軍陞提控興定元年夏
人大入隴西長壽拒戰遷平涼府治中兼節度副使充宣差鞏州規措官頃之
遙授同知鳳翔府事兼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提控如故興定二年遷同知臨洮
府事與提控洮州刺史納蘭記僧分兵伐宋長壽由鹽川鎮進兵宋人守戍者
走保馬頭山合諸部族兵來拒長壽擊敗之復破其援兵四千於荔川寨卽趨
宕昌縣破宋兵二千于八斜谷拔宕昌縣進攻西和洲先敗其州兵明日木波
兵三千與宋兵合依川爲陣長壽奮擊宋兵入保城堅壁不復出長壽乃還凡
斬馘八千獲馬二百餘牛羊三萬器械軍實甚多納蘭記僧出洮州鐵城堡屢
敗宋人完軍而還詔賞鳳翔秦鞏伐宋將士長壽遙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
遠軍提控如故頃之長壽陞總領都提控改通遠軍節度使夏人攻定西是時
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世顯至定西城下謂長壽曰若不速降卽殺汝弟長

壽不顧奮戰夏兵退加榮祿大夫賜金二十五兩重幣三端世顯既降二子公政重壽當緣坐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有司廩給之詔長壽曰汝久在戎行盡忠國事世顯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國恩益思自効未幾夏人復攻會州行元帥府事石蓋合喜發兵救未至夏人移兵臨洮長壽伏精兵五千于定西險要間敗夏兵三萬騎殺千餘人獲馬數百夏人已破西寧乃犯定西長壽擊却之斬首三百級旣而三萬騎復至攻城甚急長壽乘城拒戰矢石如雨夏兵死者數千被創者衆乃解去是歲卒

完顏佐本姓梁氏初爲武清縣巡檢完顏敵住本姓李氏爲柳口鎮巡檢久之以佐爲都統敵住副之戍直沽寨貞祐二年糲軍遣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執之翌日劉永昌率衆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擲之麾衆執永昌及暉等併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將軍遙授德州防禦使敵住鎮國上將軍遙授同知河間府事皆賜姓完顏氏詔曰自今有忠義如是者並一體遷授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

阿隣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祿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霆完顏佐皆賜國姓者併附于此

石抹仲溫本名老斡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充護衛十人長太子僕正除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宿直將軍器物局使坐前在武寧造馬鞍虧直章宗原之改左衛將軍遷左副點檢坐征契丹逗遛降蔡州防禦使復召爲左副點檢遷知臨洮府事泰和伐宋青宜可內附進爵二級賜銀二百五十兩重幣十端詔曰青宜可之來乃汝管內與有勞焉比與青宜可相合其間諸事量宜而行頃之諸道進兵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八年罷兵改知河中府崇慶初遷陝西統軍使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仲溫率兵敗之尋充本路安撫使改鎮南軍節度使致仕興定三年卒

烏古論禮本名六斤益都猛安人充習騎累擢近侍局直長轉本局副使左衛副將軍坐受沁南軍節度使兗王永成名馬玉帶杖一百削官解職起爲蒲速

碗羣牧副使改武庫署令宿直將軍復爲左衛副將軍順州刺史累遷武寧軍
節度泰和伐宋爲山東路兵馬都統副使兼副統軍安化軍節度八年宋人請
盟罷兵馬都統官仍以節度兼副統軍大安三年改知歸德府兼河南副統軍
歷知河南府至寧初改知太原府事貞祐二年兼河東北路安撫使三年充本
路宣撫使頃之兼左副元帥四年太原被圍未幾圍解進官二階興定三年卒
蒲察阿里興州路人以廢補官充護衛十人長武器署令轉宿直將軍遷右衛
副將軍宋兵犯分道鋪馳驛赴邊伺其入以伏兵掩之改提點器物局泰和伐
宋從右副元帥匡爲副統攻宜城縣取之八年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大
安元年同知南京留守事徙壽州防禦使遷興平軍節度使崇慶初遷元帥右
都監明年轉左都監時都城被圍道路梗塞阿里由太原至真定率師赴援抵
中山不克進貞祐二年移駐大名徵河南鎮防軍圖再舉衆旣憚于行而阿里
遇之有厚薄軍變遇害衆因逃散宣宗詔元帥左都監完顏弼安集其軍赦首
惡以下河南統軍司更加撫諭

奧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襲猛安丞相襄舉通練邊事授崇義軍
節度副使改烏古里丸詳穩召爲都水少監石州刺史未幾爲平南盪江將軍
以功陞壽州防禦使遷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軍節度使仍兼
副統軍崇慶改元爲元帥左都監救西京至墨谷口一軍盡殲襄僅以身免坐
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馬使宣宗卽位擢遼東路宣撫副使未幾改速頻路節
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爲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于北京五月
改留守兼前職俄遷宣撫使兼留守十一月詔諭襄及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
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協
力盡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事同心併力備
禦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善鈞從衆尙懲前過以圖後功三年正月
襄爲北京宣差提控完顏習烈所害未幾習烈復爲其下所殺詔曲赦北京
完顏蒲刺都西南路按出灰必刺罕猛安人充護衛除泰定軍節度副使以憂
去官起復唐古部族節度副使徙安國軍移丸詳穩累官原州刺史坐買部內

馬虧直奪官一階降北京兵馬都指揮使寧遠軍刺史歷同知臨洮府西京留守事崇慶元年遷鎮武軍節度備禦有功遷一官初置東西面經略司就充西面經略使上言管內太和嶺諸隘屯兵控制邊要行元帥府輒分臣兵萬二千戍真定餘衆不足守禦近日復簡精銳二千七百人以往今見兵不滿萬老羸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惜顧國家之事不可不慮新設經略移文西京太原河東取軍馬大數並稱非臣所統詔真定元帥府還其精銳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嵐州有警急約爲應援州郡皆不欲屬經略司遂罷經略官入爲簽樞密院事改左副點檢四年遷兵部尚書興定元年致仕四年卒

夾谷石里哥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泰州防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歷臨潢婆速路都總管判官累除刑部主事改薊州副提控駐軍大名俄遷翰林待制爲宿州提控與山東宣撫完顏弼攻大沫烟賊衆千餘逆戰石里哥以騎兵擊之盡殪提控沒烈入自北門遂擒劉二祖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坐前在宿州掠良人爲生口當死特詔決杖八十徙洛州防禦使山東路副統軍

坐不時進兵往宿遷取妻子解職起爲東平行軍提控興定元年破宋兵于宿州以功遙授安化軍節度使移定海軍卒

尤甲臣嘉北京路猛安人襲父謀克泰和伐宋隸陝西完顏綱麾下歷通州海州同知軍州事貞祐二年除武器署丞救集寧有功遷河南統軍判官拱衛直副都指揮使河南治中遙領綏州刺史兼延安治中就遷同知府事改同知河間府事興定元年行樞密院于壽州由壽泗渡淮伐宋二月破宋兵三千於漸湖灘斬三百級有詔蹂踐宋境上毋深入臣嘉駐霍丘楂岡村縱輕騎鈔掠焚毀積聚獲宋諜者張聰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衆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臣嘉遣張聰持牒招之不從先令水軍徑渡攻之軍士牛青操戈刺門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陴大軍繼之夷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景村臣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仗甚衆二年賞征南功陞職一等遷元帥右都監充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兼金安軍節度使五年改知延安府事轉左都監駐兵京兆元光元年卒

紇石烈桓端西南路忽論宋割猛安人襲兄銀尤可謀克泰和伐宋充行軍萬戶破宋兵二千於蔡州加宣武將軍自壽州渡淮敗宋步騎一萬五千于鷁子嶺遂克安豐軍軍還除同知懷遠軍節度事權木典允詳穩大安三年西京行省選充合扎萬戶遙授同知清州防禦事改興平軍節度副使遙授顯德軍節度副使徙東路宣撫使都統敗移刺留哥萬五千衆于御河寨奪車數千兩降萬餘人加驃騎衛上將軍遙授同知順天軍節度事貞祐二年爲宣差副提控同知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行府事貞祐三年蒲鮮萬奴取咸平東京瀋澄諸州及猛安謀克人亦多從之者三月萬奴步騎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統溫迪罕怕哥輦擊却之四月復掠上古城遣都統兀顏鉢轄拒戰萬奴別遣五千人攻望雲驛都統奧屯馬和尚擊之都統夾谷合打破其衆數千于三義里五月都統溫迪罕福壽攻萬奴之衆于大寧鎮拔其壘其衆殲焉九月萬奴衆九千人出宜風及易池桓端率兵與戰其衆潰去因招唵吉幹都麻渾賓哥出臺答愛顏哥不灰活拙按出李德烈隣十一猛安復來附擇其丁男補軍攻城邑

之未下者貞祐四年桓端遣王汝弼由海道奏事宣宗嘉其功桓端遷遼海軍節度使同知行府事宜差提控如故婆速路溫甲海世襲猛安權同知府事溫迪罕哥不露遷顯德軍節度使兼婆速府治中權判官前脩起居注裴滿按帶遷兩階陞二等王汝弼遷四階陞四等餘將士有功者詔遼東宣撫承制遷賞是歲改鄆州刺史充徐州界都提控紅襖賊數萬攻鄆州桓端破之于黃山賊復來桓端薄其衆走保比山追擊敗之溺沂水死者甚衆賊政萬圍沂州同知防禦事僕散撒合突圍出求救桓端率兵赴之撒合還入沂州與桓端內外夾擊之殺萬餘人賊乃去樞密副使僕散安貞上其功因奏曰桓端天資忠實深有計畫曉習軍事撒合勇而有謀皆得軍民心乞加擢用桓端進金紫光祿大夫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事提控如故召爲勸農副使充都提控屯陳州興定元年自新息渡淮伐宋破沙度店至定城以少擊衆戰不留行未幾充宣差參議官復渡淮連破宋兵獲其將沈俊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宋人城守不出分兵破其山寨水堡殺獲甚衆興定二年遷鎮南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數月改

武衛軍都指揮使仍權右都監行元帥府于息州徐州行樞密院石盡女魯歡
剛愎自用詔桓端以本官權簽樞密院事往代之四年冬上言竊聞宋人與李
全將併力來攻當預爲之防樞密院奏可召桓端與朝臣面議尋有疾賜太醫
御藥五年正月召至京師疾病不能入見力疾草奏大略以南北皆用兵當豫
防其惠及防河數策無何卒年四十五勅有司給喪事

完顏阿里不孫字彥成曷懶路泰申必刺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調易州忻州
軍事判官安豐縣令補尚書省令史除興平軍節度副使應奉翰林文字轉修
撰充元帥左監軍紇石烈執中經歷官執中圍楚州縱兵大掠坐不諫正決杖
五十大安初改戶部員外郎鈞州刺史執中行樞密院於西京復以爲經歷官
改威州刺史貞祐初累遷國子祭酒歷越王濮王傅改同知平陽府事兼本路
宣撫副使召爲兵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改陝西路宣撫副使遷元帥左都
監改河平軍節度使河北西路宣撫副使改御史中丞遼東宣撫副使再閱月
權右副元帥參知政事遼東路行尚書省事賜御衣廕馬安山甲上京行省蒲

察五斤奏其功賜金百兩絹百匹興定元年真拜參知政事權右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婆速路承制除拜刺史以下不協是時蒲鮮萬奴據遼東侵掠婆速之境高麗畏其強助糧八萬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遼東兵勢愈弱五斤留江山守肇州江山亦頗懷去就及上京宣撫使蒲察移刺都改陝西行省參議官而伯德胡土遂有異志宣撫使海奴不迎制使坐而受詔阿里不孫械繫之頃之阿里不孫輒矯制大赦諸道衆乃稍安而請罪于朝初留哥據廣寧知廣寧府事溫迪罕青狗居蓋州妻子留廣寧與伯德胡土約爲兄弟青狗兵隸阿里不孫內猜忌不協蒲察移刺都嘗奏青狗無隸阿里不孫宣宗乃召青狗青狗不受詔阿里不孫殺之胡土乃怨阿里不孫既而胡土率衆伐高麗乃以兵戕殺阿里不孫權左都監納坦裕與監軍溫迪罕哥不鬻遙授東平判官參議軍事郭澍謀誅胡土未敢發會上京留守蒲察五斤遣副留守夾谷愛答左右司員外郎抹撫獨魯詣裕計事裕以謀告二人二人許諾遂召胡土至帳中殺之阿里不孫已死朝廷始得矯赦奏疏詔有司獎諭未幾聞阿里不孫

死于亂詔贈平章政事芮國公納合裕真授左都監哥不靄進一階愛荅獨魯
郭澍遷官陞職有差阿里不孫寬厚愛人敏於吏事能治劇要識者以爲用之
未盡云

完顏鐵哥性淳直體貌雄偉粗通書年二十四襲父速頻路曷懶合打猛安授
廣威將軍御下惠愛察廉除臨海軍節度副使改底刺允詳穩丞相襄行省于
北京鐵哥爲先鋒萬戶有功丁母憂服除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充右副元
帥完顏匡副統號平南盪江將軍攻光化軍王統制以步騎出東門逆戰鐵哥
擊却之拔鹿角奪門以入遂克之進攻襄陽爲前驅獲生口知江渡可涉處陰
植標以識之大軍至鐵哥導之濟屢戰皆捷以勞進官兩階匡圍德安鐵哥總
領攻城築壘于德安南鳳凰臺並城作甬道立鵝車對樓攻之擊走張統制兵
時暑還屯鄧州兵罷進官兩階遷同知臨潢府事改西南路副招討宿州防禦
使貞祐二年樞密使徒單度移刺以鐵哥充都統入衛中都遷東北路招討使
兼德昌軍節度使蒲鮮萬奴在咸平忌鐵哥兵強牒取所部騎兵二千又召泰

州軍三千及戶口遷咸平鐵哥察其有異志不遣宣撫使承充召鐵哥赴上京
命伐蒲與路既還適萬奴代承充爲宣撫使撫前不發軍罪下獄被害謚勇毅
納蘭胡魯刺大名路怕魯歡猛安人性淳直寡言笑好讀書博通今古承安二
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括牛于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裏有田在肇
州家奴匿牛不以實聞卽械繫正其罪而盡括之於是豪民皆懼無敢匿者使
還裏稱能居父喪盡禮御史舉其清節服除轉修撰平章政事僕散端舉廉能
有文采遷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從伐宋以勞加朝請大夫改禮部員外郎曹
州刺史豪民僕散掃合立私渡於定陶間逃兵盜劫皆藉爲囊橐累政莫敢問
胡魯刺捕治之窮竟其黨闔郡肅然改沃州改南京路按察副使貞祐二年改
泗州防禦使召爲吏部侍郎遷絳陽軍節度使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
興胡魯刺完城郭繕器械料才壯爲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儒士咨以備禦之策
鹽米儲待勸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諭加資善大夫官其次予吾申改權
經略使被召以疾不能行卒于絳州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疎之故石抹仲溫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

金史卷一百三

許文采娶同族顏天澤女妻賈車娘子宋父妻城博局大妹女歸陪長女賈姑
鄧襄郡海弘父妻藍野翰妻樂北趙貴璣新韓翰野孚竇頤妻翁姑秦國君
袖乘戎馬半未思賢歸母姓娶祖其親而蓋世安母妻秦良吉妻對戎紳閭
爭獎士第二名應舉翰林文字好隨詩賦于詔苑止家帶煥公麻裘布田古
耕耕田者深大忘懷甘苦寒酸有美秋歸苦耕無令古承天子
南歸鄉與家園更隔萬里分承衣冠宣補列無那不勞軍報丁難堪君的使
州第三年歲風日饑飢五歲吾宗共其家不仕官無財奉承恩厚禮吾母扶生承

金史卷一百三考證

石抹仲溫傳○臣浩按元史石抹在遼爲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遂訛述律爲

石抹氏

金史卷一百三考證

○那點舊法武術的氣氛，被這兩個人消滅得一乾二淨。

金史卷一百四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脫 等 修

列傳第四十二

納坦謀嘉

鄒谷

高霖

孟奎

烏合荅與

郭僕

溫迪罕達

王擴

移刺福僧

奧屯忠孝

蒲察思忠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顏寓

斡勒合打

蒲察移刺都

納坦謀嘉上京路牙塔懶猛安人初習策論進士大定二十六年選入東宮教
鄭王琮瀛王瓊讀書以終場舉人試補上京提刑司書史以廉能著稱承安元
年契丹陀鎖寇掠韓州信州提刑司問諸書史誰入奏者皆難之謀嘉請行五
年特賜同進士出身調東京教授湯池主簿太學助教丁母憂服闋累除翰林
修撰兼修起居注監察御史貞祐初遷吏部員外郎翰林待制侍御史完顏寓
舉謀嘉才行志在匡國可預軍政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被圍食且盡胥鼎奏
京師官民能贍足貧民者計所贍遷官皆先給據謀嘉不受據而去中都危急

謀嘉曰帥臣統數萬衆不能出城一戰何如自縛請降邪宣宗議遷都謀嘉曰不可河南地狹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當選諸王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聽頃之除唐州刺史入爲太常少卿兼左拾遺遷鄭州防禦使改左諭德轉少詹事攝御史中丞未幾攝太子詹事興定元年潼關失守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攝簽樞密院事行院許州汰去冗食軍士二千餘人上書諫伐宋不聽三年降潁州防禦使有告宋人將襲潁州者已而宋兵果至謀嘉有備乃引去有司上功不及告者謀嘉請而賞之四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國史五年卒

鄒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累官濬王府文學尚書省奏擬大理司直上曰司直爭論情法折正疑難谷非所長也宰臣曰谷有吏才陝西河南訪察及定課皆稱職上以谷爲同知曹州軍州事召爲刑部主事轉北京臨潢提刑判官入爲大理寺丞尚書省點差接送伴宋國使官令史周昂具數員呈請左司都事李炳乘醉見之怒曰吾口舉兩人卽是安用許爲命左右

攬昂衣欲杖之會左司官召昂去乃已置諸令史爲奴畜明日語權令史李秉鈞曰吾豈惟筆罵汝進退去留亦皆在我羣吏將陳訴會官劾奏事下大理寺議差接送伴官事當奏聞炳謂口舉兩人當科違制谷曰口舉兩人一時之言當杖贖攬昂衣欲加杖當決三十上曰李炳讀書人何乃至是宰臣對曰李炳疾惡衆人不能容耳上曰炳誠過矣告者未必是也乃從谷議歷濟南彰德府治中吏部郎中河東按察副使沂州防禦使歷定海泰寧軍節度使泰和六年致仕貞祐初卒

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符離主簿察廉遷泗水令再調安國軍節度判官以父憂還鄉里教授生徒恆數百人服除爲絳陽軍節度判官用薦舉召爲國史院編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爲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適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掘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民大爲時病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朝廷從之遷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改監察御史

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改都水監丞簽陝西路按察司事體訪官員能否仍赴
闕待對時南征調發繁急民稍稽滯有司皆坐失誤軍期罪霖言其枉悉出之
授都水少監大安初爲耀州刺史三年遷河北東路按察副使改韓王傅兼翰
林直學士崇慶初改工部侍郎兼直學士至寧元年八月霖奉儲待迎宣宗至
新城勅霖南迎諸妃旣至賜錢千貫遷官三階二年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
監霖請城宜村爲衛州以護北門上從之入爲兵部尙書知大興府事俄權參
知政事與右丞相承暉行省于中都尋改中都留守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平章
政事扶撫盡忠棄中都南奔霖與子義傑率其徒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汝可
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羣屍中以免贈翰林學士承旨令立碑鄉里歲
時致祭訪其子孫錄用謚文簡

孟奎字元秀遼陽人也大定二十一年進士調黎陽主簿丁母憂服闋調淄州
軍事判官遷汲縣令察廉改定興令補尚書省令史從參知政事馬琪塞澶淵
決河改中都左警巡使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冷巖十

俊奎其一也改都轉運司度支判官上京等路提刑判官初遼東契丹判余里
也嘗殺驛使大理司直有契丹人同名者有司輒繫之獄奎按囚速頻路讞而
出之既而果獲其殺司直者遷同知西京路轉運使事置行樞密院于鎮寧充
宣差規措所官給軍用改簽河東南路按察司事武州刺史上言三事其一
曰親民之寄今吏部之選頗輕使武夫計資而得權歸胥吏每縣宜參用士人
使紀綱其事未幾改曹州刺史再調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使事旱詔審錄中都
路冤獄多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禦使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得泊於逆旅以
防吏姦人便之改山東東西路安撫副使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轉運使以本
官爲行六部侍郎劾奏監軍完顏訛出虛造功狀訛出坐免官詔以奎爲宣差
都提控貞祐初以疾卒謚莊肅

烏林答與本名合住大名路納鄰必刺猛安人充奉職奉御尚食局直長兼頓
舍除監察御史累官武勝軍節度使北京按察轉運使太子詹事武衛軍都指
揮使貞祐二年知東平府事權宣撫副使改西安軍節度使入爲兵部尚書上

言按察轉運司拘榷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今四方兵動民心未定軍士動見刻削乞權罷按察及勸農使又曰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濱鹽易糧芻給之又曰潼關及黃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者代之又曰兗曹濮濬諸郡皆可屯重兵勅州縣官勸民力穡至於防秋則清野保城下尚書省竟不施行新制科買軍器財物稽緩者竝的決與奏有司必督責趣辦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坐前在陝州市物虧直降鄭州防禦使尋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復爲兵部尚書興定三年卒

郭偰字伯有潭州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長子主簿萊州觀察判官萊陽縣令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太常博士左司都事御史臺舉偰及前應奉翰林文字張檾吏部主事王質刑部主事抹撫居中通事舍人完顏合住弘文校理把掃合吏部架閣管勾烏古論和尚尚書省令史溫迪罕思敬皆才幹可用詔各陞一等遷除偰平陽府治中張檾國子博士王質昭義軍節度副使抹撫居中大理司直完顏合住侍儀司令把掃合同知弘文

院事烏古論和尚利涉軍節度副使溫迪罕思敬同知定武軍節度事久之僕
召爲同知登聞鼓院兼祕書丞遷禮部郎中濰州刺史同知真定府事上言每
季合注巡尉官吏刑兩部斟酌盜賊多寡處選注詔議行之改中都西京按察
副使遷國子祭酒泰和六年伐宋充宣差山東安撫副使七年遷山東宣撫副
使大安元年遷遼東按察轉運使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泰定軍節度使陝西東
路按察轉運使貞祐三年罷按察使仍充本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改河北西
路轉運使致仕元光二年卒

溫迪罕達字子達本名謀古魯蓋州按春猛安人性敦厚寡言笑初舉進士廷
試搜閱官易達貌小謂之曰汝欲求作官邪達曰取人以才學不以年貌衆咸
異之明昌五年中第調固安主簿以憂去官服除調信州判官丞相襄辟行省
幕府改順州刺史補尚書省令史除南京警巡使居父喪是時伐宋兵興起復
給事行尚書省大安初遷德興府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宣宗遷汴以本職護送
衛士妻子復被詔運大名粟由御河抵通州事集遷一官轉戶部員外郎左司

郎中遇繼母憂起復太常少卿充陝西元帥府經歷官興定元年召還攝侍御
史上疏論伐宋略曰天時向暑士馬不利宜俟秋涼無不可者又曰遼東興王
之地移刺都不能守走還南京度今之勢可令濮王守純行省蓋州駐兵合思
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諸王錯峙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疎外非計
也宣宗曰一子非所愛但幼不更事詎能辦此逾月復上言天下輕重係于宰
相邇來每令權攝甚無謂也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不能謀今豈無其人
但用之未盡耳宣宗曰人才難知故先試其稱否卿何患焉所謂用之未盡者
爲誰對曰陝西統軍使把胡魯忠直幹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深沉有謀能
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大宰相高琪高汝礪惡其言俄充陝州行樞密院
參議官二年召爲戶部侍郎改刑部兼左司諫同知集賢院改大理卿兼越王
傅尋遷河南統軍使昌武軍節度使行六部攝同簽樞密院行院許州改集慶
軍節度使是時東方荐饑達上疏曰亳州戶舊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爲州
且今調發數倍于舊乞量爲減免是歲大水燬山下邑野無居民轉運司方憂

兵食達謾聞二縣無主稻田且萬頃收可數萬斛卽具奏朝廷大駁詔戶部尙書高夔佩虎符專治其事所獲無幾夔坐累抵罪達自念失奏因感愧發病尋卒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調鄧州錄事潤色律令文字遷懷安令猾吏張執中誣敗二令擴到官執中挈家避去改徐州觀察判官補尙書省令史除同知德州防禦使事被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甚擴輒限數外給之泰和伐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張萬公牒提控督捕擴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大盜也衆以爲有神再遷監察御史被詔詳讞冤獄是時凡鬪殺奏決者章宗輒減死由是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爲賢擴謂同輩曰生者旣讞地下之冤云何是時置三司治財擴上書曰大定間曹望之爲戶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職掌皆戶部舊式其官乃戶部之舊官其吏亦戶部之舊吏何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乎旣而三司亦竟罷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者數年失亡多尙書省奏擴考按會煒亦舉王謙自代王謙發其

姦蠹擴按之無所假借煒舊與擴厚使人諉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旣奉詔安得顧故人哉大安中同知橫海軍節度事簽河東北路按察事貞祐二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大概謂分軍守隘兵散而不成軍聚之隘內軍合則勢重饋餉一塗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軍校猥衆分例過優萬戶一員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從宜萬戶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爲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曰按察兼轉運本欲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邇來軍興糧道軍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嵐三軍皆其州府長官如令通掌資儲則弊立革按察之職舉矣又曰數免租稅科糴益繁民不爲恩徒增廩給教練無法軍不足用書奏不見省遷汴後召爲戶部侍郎遷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奏曰官無羊皆取於民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閱尙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萬機賴膳羞以安養臣子宜盡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宰相高琪默然銜之

有司奪市人衣以給往戍潼關軍士京師大擾擴白宰相請三日造之高琪怒不從潼關已破大元兵至近郊遣擴行六部事規辦潼關芻糧戶部員外郎張好禮往商號過中牟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下吏論死宣宗薄其責削兩階杖七十張好禮削三階杖六十降爲遙授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辦秦鞏軍食逾月權陝西東路轉運使行六部尚書致仕興定三年卒謚剛毅擴博學多才梗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

移刺福僧東北路烏連苦河猛安人以廕補吏部令史轉樞密院調濰州軍事判官歷甄官署直長幽王府司馬順義軍節度副使部內世襲猛安木吞掠民婦女藏之窟室人頗聞之無敢發其罪者福僧請于節度使願自効既跡得其所在率衆人索之得婦女四十三人木吞抵罪徙橫海軍轉同知開遠軍節度事簽北京臨潢按察事興中治中莫州刺史上言沿邊軍官私役軍人邊防不治及擾動等事按察司專一體究各路宣差提控嚴勒禁治詔尚書省行之大安初改沃州同知興中府事福僧督民繕治城郭浚濠爲禦守備百姓頗怨頃

之兵果至攻其北城福僧戰其北使備其西薄暮果攻其西以有備乃解去尋改廣寧崇慶元年秋福僧被牒如鄰郡大兵薄城其子銅和尚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之以完福僧還悉放奴爲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充遼東宣撫副使歲大饑福僧出沿海倉粟先賑其民而後奏之優詔獎諭至寧元年除鞏王傅兼吏部郎中胡沙虎作難福僧稱疾不出宣宗封胡沙虎澤王百官皆賀福僧不往胡沙虎欲撫而罪之詔除福僧壽州防禦使貞祐三年遷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是歲按察司罷仍充轉運使久之致仕興定二年十一月庚辰宣宗御登賢門召致仕官兵部尚書完顏蒲刺都戶部尚書蕭貢刑部尚書僕散偉工部尚書奧屯扎里吉翰林學士完顏李迭轉運使福僧河東北路轉運使趙重福沁南軍節度使猪奮鎮南軍節度使石抹仲溫泰定軍節度使李元輔中衛尉完顏奴婢原州刺史紇石烈李吉賜食訪問時政得失福僧乃上書曰爲今之計惟先招徠乚人選擇乚人舊有宿望雄辨者諭以恩信彼若內附然後中都可復遼東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芻糧調度仰給河南賦

役頻繁民力疲弊宜開宋人講和之端撫定河朔養兵蓄銳策之上也又曰山東殘破羣盜滿野官兵既少且無騎兵若宋人資以糧餉假以官爵爲患愈大當選才幹官充宣差招捕以恩賞諭使復業募其壯悍爲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承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之間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爲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爲便書奏朝廷略施用焉元光元年卒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興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羣才訕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奧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調蒲州司候察廉遷一官除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遷禮部員外郎遷翰林待制權戶部侍郎佐參知政事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雞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

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爲患不免勞民復壘石爲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勾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歷同知南京留守遷定國軍節度使復爲沁南軍入爲太子少保兼禮部尚書貞祐初議降衛紹王忠孝與蒲察思忠附胡沙虎議語在思忠傳頃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圍急糧運道絕詔忠孝搜括民間積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酬以銀鈔或僧道戒牒是時知大興府事胥鼎計畫軍食奏許人納粟買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兩輸欲爲己功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論之曰民食止存兩月而又奪之使當絕食不得歸咎有司而亦怨朝廷之不察也宣宗善行信言命近臣與忠孝同審處焉謂忠孝曰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民便可也頃之行信復奏曰參政奧屯忠孝平生矯僞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害物忍而不恤勾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軍負民錢抑不令償東海欲用胡沙虎舉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薦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請籍沒其子孫

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沒其偏黨不公如此無事之時猶不容一相非才況
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卽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
親知諷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以宣宗意白忠孝忠
孝覲然不聽頃之罷爲太子太保出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薨年七十謚
惠敏

蒲察思忠本名畏也隆安路合懶合兀主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文德
漷陰主簿國子助教應奉翰林文字太學博士累遷涿州刺史吏部郎中遷潞
王傅被詔與翰林侍讀學士張行簡討論武成王廟配等列思忠奏曰伏見武
成王廟配享諸將不以世代爲先後按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吳起樂毅上聖朝
太祖以二千之衆破百萬之師太宗克宋成此帝業秦王宗翰宋王宗望婁室
谷神與前代之將各以功德間列可也思忠論多矯飾不盡錄錄其頗有理者
云遷大理卿兼左司諫同修國史泰和六年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詔以
備禦攻守之法集百官議于尚書省廷臣尚多異議思忠曰宋人攻圍城邑動

至數千不得爲小寇但當選擇賢將宜攻宜守臨時制變無不可者上以爲然頃之遷翰林侍講學士兼左諫議大夫大理卿同修國史如故再閱月兼知審官院正職外兼四職自思忠始宋人請和賜銀五十兩重綵十端丁母憂起復侍講學士兼諫議修史知審官院轉侍讀兼兵部侍郎貞祐初胡沙虎請廢衛紹王爲庶人思忠與奧屯忠孝阿附胡沙虎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大位以私己乎宣宗不從頃之遷太子太保兼侍讀修國史二年春享于太廟思忠攝太尉醉毆禮直官御史臺劾奏降祕書監兼同修國史頃之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卒

紇石烈胡失門上京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中都路度支判官調河北東路都勾判官累官翰林直學士大理卿右諫議大夫興定二年伐宋充元帥左都監紇石烈牙吾塔參議官牙吾塔至楚州不待行省僕散安貞節制輒進兵宋人堅壁不出野無所掠軍士疲乏餓死相望直前至江而復安貞劾奏之牙吾塔坐不奉詔約胡失門不矯正特詔原之改同知彰德

府事五遷吏部尙書五年拜御史大夫元光元年兼大司農二年薨宣宗輟朝
百官致奠

完顏寓本名訛出西南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調河東北路提刑司
知事改同知遼州軍州事召爲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南京路轉運
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府監丞改吏部員外郎大安初除知登聞檢院累遷右司
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貞祐初議衛紹王事語在衛紹王紀中都圍急詔於
東華門置招賢所內外士庶皆得言事或不次除官由是閭閻細民往往銜讐
求售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爲大言以諸葛亮爲不知兵寓薦于朝詔署行軍
都統募市井無賴爲兵教閱進退跳擲大概似童戲其陣法大書古今相對四
字於旗上作黃布袍緇巾鐵牌各三十六事牛頭響環六十四枚欲以怖敵而
走之大率皆誕妄因與其衆出城殺百姓之樵採者以爲功賈耐兒者本岐路
小說人俚語詆嘲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兩是時材木甚艱所費浩大觀者皆
竊笑之草澤李棟在衛紹王時嘗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

貴臣俱爲司天官棟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貫徹得不成禍旣而高琪殺胡沙虎宣宗愈益信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奏曰狂子庸流猥蒙拔擢參預機務甚無謂也司天之官占見天象據經陳奏使人主飭己修政轉禍爲福如有天象乞令諸監官公同陳奏所見或異則各以狀聞不宜偏聽也上召行信與寓面訂守信事復與近侍就決于高琪高琪言守信不可用上乃以行信之言爲然頃之寓遷禮部侍郎改東京副留守隴州防禦使遷安化軍節度使兼山東路統軍副使興定元年四月詔寓以本官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和輯苗道潤移刺鐵哥軍事語在道潤傳十二月密州破寓爲亂軍所殺斡勒合打蓋州本得山猛安人以蔭補官充親軍調陰山尉縣當兵衝合打率土豪官兵身先行陣貞祐初以功遷本縣令縣陞爲忠州合打充刺史州被兵久耕桑俱廢詔徙其民于太和嶺南合打遙授同知太原府事仍領其衆俄以本官遙授彰德軍節度使權河東北路宣撫副使督糧餉往代州合打不欲行因與宣撫使完顏伯嘉爭辨合打恐怕伯嘉奏聞乃先奏伯嘉辱已御史臺廉得

其事未及奏伯嘉合打皆改遷合打改武寧軍節度使數月召爲勸農使久之爲金安軍節度使興定元年復爲勸農使歷知河間府權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駐兵蔡息間權同簽樞密院事守河清改知歸德府事合打屢守邊要無他將略雖未嘗敗北亦無大功元光元年卒

蒲察移刺都東京猛安人父吾迭太子太傅致仕移刺都勇健多力充護衛十人長調同知泰州防禦使事武衛軍幹轄以憂去官起復武器署令從軍兵潰被執貞祐二年與降兵萬餘人俱脫歸遷隆安府治中賜銀百兩重幣六端遙授信州刺史有功遷蒲與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進三階改知隆安府事逾年充遼東上京等路宣撫使兼左副元帥再閱月就拜尚書右丞移刺都與上京行省蒲察五斤爭權及賣隆安戰馬擅造銀牌睚眦殺人已而矯稱宣召棄隆安赴南京宣宗皆釋不問除知河南府事俄改元帥左監軍權左副元帥充陝西行省參議官無何兼陝西路統軍使興定二年四月改簽樞密院事權右副元帥行樞密院於鄧州御史臺奏移刺都在軍中買沙覆道盜用官銀

矯制收禁書指斥鑾輿使親軍守門護衛押宿擬前後衛仗婢妾効內人粧飾等數事詔吏部尙書阿不罕斜不失鞠之坐是誅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奧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爲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邪是故奧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寓之輕信誤國斡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誠之道哉

金史卷一百四

金史卷一百四

金史卷一百五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四十三

程案 任熊祥 孔璠子拯 范拱

張用直 劉樞 王脩

蕭貢 溫迪罕締達 張翰

任天寵

程案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冀仕遼廣德軍節度使冀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號其家爲程一舉冀次子四穆遼崇義軍節度使案四穆之季子也自幼如成人及冠篤學中進士甲科累遷殿中丞天輔七年太祖入燕授尚書都官員外郎錦州安昌令累加起居郎爲史館修撰以從軍有勞加少府少監熙宗時歷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案上疏言事其略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籞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

林木叢鬱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篤之意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標幟爲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又曰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諡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遼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竊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爲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爲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無前止諡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諡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烈傳于無窮又曰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

苦以布宣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逐末棄本習舊染之
汙奢侈詐僞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鑾輶省方將
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照委之長貳釐正風俗或置甌匣以申冤枉或遣使郡
國問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
下丕平可坐而待也又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
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
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
也脈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紀綱
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紀綱如吏部天官以進賢退不
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紀綱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
此者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嬪御
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無美惡入宮見妬陛下欲廣嗣續
不可不知而告戒之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之

制尙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而無別雖有闢入之法久尙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疏奏上嘉納之於是始命有司議贈上太祖尊謚皇統八年十二月由翰林侍講學士爲橫海軍節度使移彰德軍節度使卒官年六十二案剛直耿介不詔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任熊祥字子仁八代祖圜爲後唐宰相圜孫睿隨石晉北遷遂爲燕人熊祥登遼天慶八年進士第爲樞密院令史太祖平燕以其地畀宋熊祥至汴授武當丞宋法新附官不釐務熊祥言於郡守楊晳曰旣不與事請止給半俸以養親晳雖不許而喜其廉金人取均房州熊祥歸朝復爲樞密院令史時西京留守高慶裔攝院事無敢忤其意者熊祥未嘗阿意事之其後杜充劉筭同知燕京行省法制未一日有異論熊祥爲折衷之歷深磁州刺史開府少尹行臺工部郎中同知汴京留守事天德初爲山東東路轉運使改鎮西軍節度使是時詔徐文張弘信討東海縣弘信逗遛稱疾不進決杖二百熊祥被詔爲會試主文

以事不避難臣之職爲賦題及御題熊祥復以賞罰之令信如四時爲賦題海
陵大喜以爲翰林侍讀學士大定初起爲太子少師時契丹賊窩斡竊號北鄙
用兵未息上以爲憂詔公卿百官議所以招伐之宜衆皆異議熊祥徐進曰陛
下以勞民爲憂用兵爲重莫若以恩信招懷之上問孰可使者對曰臣雖老憑
國威靈尚堪一行上曰卿老矣無煩爲此七年復致仕熊祥事母以孝聞母沒
時熊祥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稱之卒于家

孔璠字文老至聖文宣王四十九代孫故宋朝奉郎襲封端友弟端操之子齊
阜昌三年補迪功郎襲封衍聖公主管祀事天會十五年齊國廢熙宗卽位興
制度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天眷三年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
奉祀事是時熙宗頗讀論語尚書春秋左氏傳及諸史通歷唐律乙夜乃罷皇
統元年三月戊午上謁奠孔子廟北面再拜顧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
學歲月逾邁深以爲悔大凡爲善不可不勉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萬世高仰
如此皇統三年璠卒子拯襲封加文林郎

拯字元濟天德二年定襲封衍聖公俸格有加于常品是歲立國子監久之加拯承直郎大定元年卒弟總襲封加文林郎總字元會大定二十年召總至京師欲與之官尚書省奏總主先聖祀事若加任使守奉有闕上曰然乃授曲阜縣令明昌元年卒子元措襲封加文林郎元措字夢得三年四月詔曰衍聖公視四品階止入品不稱可超遷中議大夫永著干令四年八月丁未章宗行釋奠禮北面再拜親王百官六學生員陪位承安二年正月詔元措兼曲阜縣令仍世襲元措歷事宣宗哀宗後歸大元終焉四十八代端甫者明昌初學士黨懷英薦其年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王澤榜及第除將仕郎小學教授以主簿奉祀致仕

苑拱字清叔濟南人九歲能屬文深於易學宋末登進士第調廣濟軍曹權邦彥辟爲書記攝學事劉豫鎮東拱撰謁廟文豫奇之深加賞識拱獻六箴齊國建累擢中書舍人上初政錄十五篇一曰得民二曰命將三曰簡禮四曰納諫五曰遠圖六曰治亂七曰舉賢八曰守令九月延問十曰畏慎十一曰節祥瑞

十二曰戒雷同十三曰用人十四曰御將十五曰御軍豫納其說而不能盡用
也久之權尙書右丞進左丞兼門下侍郎豫以什一稅民名爲古法其實裒斂
而刑法嚴急吏夤緣爲暴民久罹兵革益窮困陷罪者衆境內苦之右丞相張
孝純及拱兄侍郎巽極言其弊請仍因履畝之法豫不從巽坐貶官自是無復
敢言者拱曰吾言之則爲黨兄不言則百姓困弊吾執政也寧爲百姓言之乃
上疏其大略以爲國家懲亡宋重斂弊什一稅民本務優恤官吏奉行太急驅
民犯禁非長久計也豫雖未卽從而亦不加譴拱令刑部條上諸路以稅抵罪
者凡千餘人豫見其多乃更爲五等稅法民猶以爲重也齊廢梁王宗弼領行
臺省事拱爲官屬宗弼訪求百姓利病拱以減稅爲請宗弼從之減舊三分之
一民始蘇息拱慎許可而推轂士李南張輔劉長言皆拱薦也長言自汝州郊
城酒監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也以久病乞近郡除淄州刺史
皇統四年以疾求退以通議大夫致仕齋居讀書罕對妻子世宗在濟南聞其
名大定初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闕除太常卿議郊祀或有言前代都長安及汴

洛以太華等山列爲五岳今旣都燕當別議五岳名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鄴鎬以吳嶽爲西岳拱以爲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後遂不改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議論確然不可移奪九年復致仕卒于家年七十四

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遼王宗幹聞之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以教宗子賜進士及第除禮部郎中皇統四年爲宣徽判官歷橫海軍節度副使改寧州刺史海陵卽位召爲簽書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海陵嘗謂用直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善道之朕父子並受卿學亦儒者之榮也爲賀宋國正日使卒于汴海陵深悼惜之遣使迎護其喪官給道途費喪至親臨奠賜錢千萬其養子始七歲特授武義將軍

劉樞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良家子從軍屯河間同輩皆騎射獨樞刻意經

史登天眷二年進士調唐山主簿改飛狐令蔚州刺史恃功貪汙無所顧忌屬邑皆厭苦之樞一無所應乃撫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郡人有憐樞者道樞脫走訴於朝會廉察使至守倅而下皆抵罪廢獨樞治狀入優等躉遷奉直大夫張浩營建燕京宮室選樞分治工役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鞫治太原尹徒單阿里虎出反狀旬日獄具轉工部郎中進本部侍郎正隆末從軍還自江上大定初與左司郎中王蔚右司員外郎王全俱出補外樞爲南京路轉運使事初世宗欲復用樞等御史臺奏樞等在正隆時皆以巧進敗法蠹政人多怨嫉之上以樞等頗幹濟猶用之戒之曰能悛心改過必加升擢不然則斥汝等矣是時阿勒根彥忠爲南京都轉運使不閑吏事故用樞以佐之遷山東路轉運使改中都路轉運使大定四年卒于官

王脩字脩然涿州人也登皇統二年進士第由尚書省令史除同知霸州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坐請囑故人姦罪杖四十降授泰定軍節度副使四遷太興府治中授戶部侍郎世宗謂宰臣曰王脩前爲外官聞有剛直名今聞專務出罪

爲陰德事多非理從輕又巧倖偷安若果剛直則當忘身以爲國履正以無偏
何必賣法以徼福耶尋命賑濟密雲等三十六縣猛安人戶冒請粟三萬餘石
爲尙書省奏奪官一階出爲同知北京留守事上曰人多言王翛能官以朕觀
之凡事不肯盡力直一老姦耳二十四年遷遼東路轉運使歲餘改顯德軍節
度使以前任轉運使拽尋倉使王祺致死追兩官解職勅杖七十降授鄭州防
禦使章宗卽位擢同知大興府事審錄官奏翛前任顯德潔廉剛直軍吏斂迹
無訟獄遷禮部尙書兼大理卿使宋還會改葬太師廣平郡王徒單貞貞章宗
母孝懿皇后父也帝欲用前代故事班劍鼓吹羽葆等儀衛宰臣以貞與弑熙
宗誅死意難之於是詔下禮官議脩言晉葬丞相王導給前後羽葆鼓吹武賁
班劍百人唐以來大駕鹵簿有班劍其王公以下鹵簿並無班劍兼羽葆非臣
下所宜用國朝葬大臣亦無之上先知唐葬大臣李靖等皆用班劍羽葆怒曰
典故所無固可從然用之亦不過禮一日詔脩及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張暉
詣殿門諭之曰朝廷之事汝諫官禮官卽當辯析且小民言可採朕尚從之況

卿等乎自今議事毋但附合尙書省明昌二年改知大興府事時僧徒多游貴
戚門脩惡之乃禁僧午後不得出寺嘗一僧犯禁皇姑大長公主爲請脩曰奉
上命卽令出之立召僧杖一百死京師肅然後坐故出人罪復削官解職明年
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於刑若殿年降敘
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於罪謫之中授以見職且彼歲歉民飢盜賊多
須用舊人鎮撫庶得安治勉盡乃心以圖後效未幾表乞致仕上曰脩能幹者
得力爲多不許復申請從之泰和七年卒年七十五脩性剛嚴臨事果決吏民
憚其威雖豪右不敢犯承安間知大興府事闕詔諭宰臣曰可選極有風力如
王脩輩者用之其爲上所知如此

楊伯雄字希雲真定藁城人八世祖彥稠後唐清泰中爲定州兵馬使後隨晉
主北還遂居臨潢父丘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伯雄登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
中京丘行在幕府伯雄來省視海陵見之深加器重久之調韓州軍事判官有
二盜詐稱賈販逆旅主人見欺至州署陳訴實欲刦取伯雄伯雄心覺其詐執

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郡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他日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明日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前夕之對豈指是爲非靜邪對曰徙兵分屯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歷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爲也海陵爲之改容夏日海陵登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其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爲人臣當如是矣再遷兵部員外郎丁父憂起復翰林侍制兼修起居注遷直學士再遷右諫議大夫兼

著作郎修起居注如故皇子慎思阿不薨伯雄坐與同直者竊議被責語在海陵諸子傳海陵議征江南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除大興少尹丁母憂顯宗爲皇太子選東宮官屬張浩薦伯雄起復少詹事兄子蟠爲左贊善言聽諫從時論榮之集古太子賢不肖爲書號瑤山往鑒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箴皆見嘉納復爲左諫議大夫翰林直學士會太子詹事闕宰相復舉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宮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六年上幸西京欲因往涼陘避暑伯雄率衆諫官入諫上曰朕徐思之伯雄言之不已同列皆引退久之乃起是年至涼陘徽巡果有疎虞上思伯雄之言及還遷禮部尚書謂近臣曰羣臣有幹局者衆矣如伯雄忠實皆莫及也上謂伯雄曰龍逢比干皆以忠諫而死使遇明君豈有是哉伯雄對曰魏徵願爲良臣正謂遇明君耳因顧謂宰臣曰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朕與卿等共治天下有事可否卽當面陳卿等致位卿相正行道揚名之時偷安自便徽倅一時如後世何羣臣皆稱萬歲十二年改沁南軍節

度使召爲翰林學士承旨丞相石琚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琚對曰伯雄可時論以琚舉得其人復權詹事伯雄知無不言匡救弘多後宮僚有詭隨者人必稱揚詹事以愧之除定武軍節度使改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伯雄爲尹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後有楊徙河中尹卒年六十五謚莊獻弟伯傑伯

仁族兄伯淵

伯淵字宗之父丘文遼中書舍人伯淵早孤事母以孝聞疎財好施喜收古書天會初以名家子補尚書省令史十四年賜進士第歷吏禮二部主事御前承應文字秩滿除同知永定軍節度使事召爲司計郎中知平定軍用廉遷平州路轉運使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四遷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羣盜蠶起州郡往往罹害獨濟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于家

蕭貢字貞卿京兆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鎮戎州判官涇陽令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舊例試補兩月乃補用貢至數日執政以爲能卽用之擢監察御史提刑司奏涇州有美政遷北京轉運副使親老歸養左丞董師中

右丞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書論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于按牘不涉吏議者爲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敘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詔詞臣作唐用董重質誅郭誼得失論貢爲第一賜重幣四端貢論時政五弊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治書侍御史丁父憂起復改右司員外郎尋轉郎中遷國子祭酒兼太常少卿與陳大任刊修遼史改刑部侍郎歷同知大興府事德州防禦使三遷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太安末改彰德軍節度使坐兵興不能守城亡失百姓降同知通遠軍節度事未幾改靜難軍節度使歷河東北路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戶部尚書南京戒嚴坐乏軍儲詔釋不問興定元年致仕元光二年卒謚文簡貢好學讀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溫迪罕締達該習經史以女直字出身累官國史院編修官初丞相希尹制女直字設學校使訛离刺等教之其後學者漸盛轉習經史故納合椿年紇石烈

良弼皆由此致位宰相。締達最號精深。大定十二年詔締達所教生員習作詩策。若有文采量才任使其自願從學者聽十三年設女直進士科。是歲徒單鎰等二十七人登第。十五年締達遷著作佐郎與編修官宗璧尚書省譯史阿魯吏部令史張克忠譯解經書累遷祕書丞十九年改左贊善。以母老求養。顯宗使內直丞六斤謂締達曰贊善初未除此官。天子謂孤曰朕得一出倫之才學。問該貫當令輔汝德義既數日贊善除此官。自謂親炙德義不勝其喜。未可去也。勿難于懷。久之轉翰林待制。卒。明昌五年贈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成子。二十章宗卽位。以爲符寶典書累官左諫議大夫。貞祐四年上疏略曰：今邊備未徹，征調不休。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督責徵科鞭笞逼急。於星火文移重複，不勝其弊。宜敕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湮沒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爲采訪。以義褒嘉。興定元年遷武勝州節度使。改吏部尚書知開封府。坐縱軍人家屬出城當杖。詔解職四年復知開封府。復坐以事囑警巡使完顏金僧奴降爲鄭州防禦使。未幾復爲知開封府事。

張翰字林卿忻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隰州軍事判官有誣昆弟三人爲劫者翰微行廉得其狀白于州釋之歷東勝義豐會川令補尚書省令史除戶部主事遷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調山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尚書省都事戶部員外郎大安間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承裕行省翰充左右司郎中論議不相叶處置乖方翰屢爭之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嘗有言召見撫慰之改知登聞鼓院兼前職遷侍御史貞祐初爲翰林直學士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戒嚴調度方殷改戶部侍郎宣宗遷汴翰規措扈從糧草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曰強本謂當裒兵徒徙豪民以實南京二曰足用謂當按蔡汴舊渠以通漕運三曰防亂謂當就集義軍假之官印使相統攝以安反側四曰省事謂縣邑不能自立者宜稍併之卽以省官且易於備盜五曰推恩謂當推恩以示天子所在稱幸之意上略施行之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辦遷河平軍節度使都水監提控軍馬使俄改戶部尚書是時初至南京庶事草略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是歲卒謚達義

任天寵字清叔曹州定陶人也明昌二年進士調考城主簿再遷威戎縣令縣故堡寨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署建有兄弟訟田者天寵諭以理義委曲周至皆感泣而去調泰定軍節度判官丁父憂服闋調崇義軍節度判官補尚書省令史右三部檢法司正遷監察御史改右司都事遷員外郎改左司諫轉左司郎中遷國子祭酒貞祐初轉祕書監兼吏部侍郎改中都路都轉運使時京師戒嚴糧運艱阻天寵悉力營辦曲盡勞瘁出家貲以濟飢者全活甚衆監察御史高夔劉元規舉天寵二十人公勤明敏有材幹可安集百姓遷戶部尚書三年中都不守天寵繼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謚純肅

贊曰程案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脩之彊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達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概見矣

金史卷一百五

金

史

卷一百五 列傳

十

中華書局聚